

宣祖昭敬大王實錄

卷之九  
五十四

0194368

na.90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194368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日期 6. 8. 25

宣壬

六月朔辛卯○上在貞陵洞 行宮○王世子朝問 安○壬辰

○政院 啓曰頃因兵曹判書申彙劄子自 上答以 御史

不必遣或可 下書撫定 御史既不得遣則 下書之事不

容少緩臣等伏聞全義木川溫陽天安清州燕岐等地居民不

分士族百姓莫不動搖驚惑於逮捕誣引之際鳥駭魚散闔境

空虛目今兩麥登熟銓刈方急而棄在田間無一收穫至於向

歲未穀絕不鋤治秋來無食灼然可見民既無食何患不作變

生數月民情之驚動非但此數邑為然連引所在逮捕既及疑

懼避竄無不皆然若不及今思所以安集鎮定則日後之慮有

難勝言臣等伏見近日推鞠之際自 上慮人多傷則欲留已

服之賊若得真魁則思釋賫從之類至於自下請刑每 下議

慶之教其 德意洋溢哀敬折獄之意至矣盡矣臣等不勝感

激之至第外方遐遠民庶愚迷 聖意所在何能盡知請以諄

懇 旨意急為 下書曉諭兩湖以為撫摩安定之策似為宜

當敢 稟 史臣曰言事深 傳曰依啓○癸巳○憲府 啓曰廣州

居內禁衛崔元福妻裴氏妻千今等以其夫為邊繼儉呀殺已  
為起訟於刑曹刑曹遷延不決畢竟歸獄於廣州連日號哭於  
本府臣等取考刑曹作文則干證人在廣州者既為捉來刑訊  
而控以許坤之事無端移送使士族大獄遲滯至此極為無謂請  
色郎廳推考令本曹斯速決折軍資主簿高彥麒人物昏庸不合  
米糶之任北部主簿崔源愚劣特甚為人笑侮之資請并命  
適差 答曰并依啓○甲午○乙未○以備忘記 傳于推鞠  
廳曰朱夢龍等以逆魁出於和咸兩賊之招似不可不窮鞠如何  
且逆魁未得此事非輕前日囚在賊招現出中緊關之人亦當訊  
問議啓大緊逆魁網漏則不可謂討賊而其痛憤極矣○丙申○諫院  
啓曰正言安應元引嫌而退臺諫方在時推越等之中勢難在職  
安應元請 命適差 答曰依啓○丁酉○同知中樞府事鄭仁  
弘辭職乞歸事上疏入 啓 答曰省疏一辭一誠予豈不諒因  
召上來旅榻荒涼備嘗艱苦為卿深念第今國家危急存亡之  
秋是則卿亦流涕憂也卿留則國有九鼎之勢君子有所恃小

人不敢恣一直士在庭而劉安沮其謀其所關大矣非不欲遂

卿高尚之志而誠有所不忍也况卿立朝僅數旬安能得展其

所志姑勉留今時則積霖潦南天路斷嶺雲千里鄉關杳然勢

未易還宜體予意○命遣左承旨柳永詢于兩湖史臣曰永詢喜事小恩其

將何以體安○同知中樞府事鄭仁弘伏以臣衰朽已甚疾病

轉劇請違本職至於三度又加給由臣蒙被殊恩感激驚惶臣

病不能供職決不可冒昧留滯而適有逆獄之變義不可以請

去故黽勉累月久帶職名犯義之罪與日俱積幸而逆徒相繼

而就戮奸謀先折於未發幾至平定將復何虞而衰病之臣初

不能為有無豈合更為淹留以重罪戾也自古人君進則恪供

其職退則屏伏田舍曷嘗有不供職亦歸田之義也進退中間

無地可據若蒙於其間以為自安之地則殿下亦將以為何

等人也臣之請違已非一再殿下每加恩眷不許遞去豈

殿下以臣為循例托病以求便利故也臣之多病人所共知也

風眩之疾逐日發作日就枯羸與死為隣臣死於都下分義所

安固不足恨也然在人情理則生行不欲死歸死歸豈若生還  
伏願 殿下憐察焉伏覩 聖批有曰不愛卿者多矣不惟不

愛安知或不有反為陰擠之者乎古人謂呀恃者君心耳 殿

下念既及此臣復何慮焉且臣誠小人則人自顯斥不須陰擠

若非小人被人陰擠反為榮幸豈可以此為不自安而必欲退

去也特以身病如前所陳以在城中呀不堪而其在分義尤非呀

安此臣之縮感悶鬱日甚一日將不免更生一病而終不能自

救也臣嘗念人臣之於爵祿固不可貪冒亦不可苟辭也義固

可仕而必欲辭之則是亦苟而已厭尊榮而樂寒苦豈人情哉

臣以無狀一身濫蒙 恩寵身不衰病則何故辭爵祿而遠君

父舍玉食而飯蔬食甘為不近人情之一村老也以此而言則臣

之請退實出於不得已而煩聒 天聽冒萬死而不知止也伏

願 殿下垂察焉取 進止○戊戌○掌令權縉來 啓曰羨錢

僉使金夢吉為人悖惡親友率畜之妾乘其夫之出外白晝侵

劫隣近瞻聆莫不痛憤如此之人不可齒在衣冠之列請 命削

去仕版臣等今日摘奸典獄暑則所繫之囚多至七十餘人罪  
犯輕重自本府雖不能詳知而當此署兩枷杻盈獄殊為矜  
愍請 令該曹斯速處決 獻陵叅奉南倪為人泛濫曾為募粟  
之任多行麤鄙之事貽弊列邑湖南之人莫不唾罵請 命  
罷職 荅曰依啓○傳于政院曰以逆賊連逮囚繫滿獄酷  
暑忝爵人多所傷况囚人乎常加撿舉用意救療有罪無  
罪中毋致徑斃事言于禁府○己亥○禮曹 啓曰大禮之  
期不遠凡應行儀註預為磨鍊然後庶無窘迫之患若其具  
載於五禮儀者固無增損至如 親迎等行不載於五禮儀  
者事係重大又無前例之可據臣等未敢以臆意斷定其中  
可議之條逐件拈出開錄于後議大臣定奪何如事 啓依  
久○庚子○以備忘記 傳曰成均館今亦屠牛乎此事平  
時傳教非一國法姑置勿論首善之地為屠肆之窟豈非可  
醜彼儒生及其師何不痛禁予聞一草一木折之不以其時  
非仁古之人窓前草不除乃反使人窓後蔽棘日以千百自

以為金城湯池有司莫敢捕詰彼牛亦含生之類耳其宛轉  
痛楚之聲腥膻血肉之氣徹于神聖恬不知恥人亦不以

為駭甚矣陋習之難變也今後另加痛禁毋使一屠手容於

其間肅清泮宮事言于成均館○辛丑○以備忘記 傳曰

順和所在處時或遣內官賜物來言外牆撒破予聽若不聞

矣今聞捉致人物重杖將死云極為駭愕禁府常時不為檢察

色節廳罷職似聞毛前近處人被打云速令該司審驗所傷輕

重推問某人因其事被打幾何某人捉給某人下杖并詳細

數啓

史臣曰順和君居倚廬惻于宮人是難赦之罪臺官以依律

定罪 啓之 上減死安置于水原中移於近京之地愛子

之心也至是拿杖人物是非大段事而有此覈啓之 教愛

民之心也 上之愛民之心勝於愛子之心大哉 王心可

以四三王而六五帝也第惟諸 王子臨海君定遠君之作

弊罔有紀極奪人之田奪人之奴寒士窮民皆失其田民莫



敢誰何中外騷然人心之怨畔如何國脉之斷喪如何  
不以責順和之心移於臨海定遠可勝恨哉

○副司直金時獻

年少登科出入經帷十有餘年真一代名流也壬辰之亂其父燦甲死於賊肆以復讐別

將往在湖嶺杖殺儒士蔡有喜日以酒色為事統制使李舜臣武夫也而至於移書責之曰有復讐之名而無復讐之實亦

愧上疏伏以庸劣微臣碌碌無能仰托 聖明濫叨清顯涓埃

鞅蔑罪戾積躬兢慚戰慄甚無所容屬緣父母改葬遷動三喪

貧窶之極無計掩覆蒼皇奔走罔知做措伏聞去四月二十四

日 聖批量給葬需以助襄事至 下矜惻之 教具及存沒

驚惶感激伏地涕泣方今物力蕩竭雖勲宰禮葬亦廢不舉臣

是何人獲霑 異恩一至此極此實曠古所未有之事感深次

骨直欲墮結而無從也先臣有知亦必感位於地中矣義當襄

事即日馳詣 闕下以謝 天地罔極之 恩而伏聞尚州儒

生論臣以殺人席稿私室日綏 嚴辭稽謝 天恩至於數月

之久深增悚仄臣竊念殺人者死邦有常憲臣果殺人則雖

聖明亦不得饒臣何況有司回互辭曲為為臣地蔽之以經

赦一言而已乎臣之無狀動陷罪戾幸賴 聖上終始曲全而  
唯是迹涉辨明故自初至今終不敢一言自陳但竊公議之如  
何矣今者除臣以冬至使副使臣以負罪之人不可覲然治行  
又不可偃然退在臣之去就實為狼狽伏願 聖慈下臣司寇  
令臣備供前後曲折臣實有殺人之罪則按律正法以快輿憤  
公私幸甚臣雖愚昧粗知公義固當悶嘿屏伏而只緣使事迫  
頭不容不自効干冒 嚴威臣無任惶恐隕越謹昧死以 聞  
○以吏曹歲抄單字 傳曰成渾李海壽後勾書啓且李馨郁  
朴明搏似當施准期之律矣

史臣曰李海壽邪毒之人也粵在己丑以鄭澈之黨乘逆  
賊之變恣行胸臆網打士林終殺慶士崔水慶雖古之小  
人何以加此成渾林下士也以李珥鄭澈為友崔水慶亦  
其相知者而當毒澈殺水慶之時使水慶死於獄中厥  
後 上痛燭鄭澈之奸巧快雪水慶之至寃并澈之黨  
與而盡削其官爵大陽中天邪穢莫逃其形正謂此也

○以備忘記 傳于政院曰嘉禮賀禮時外命婦宗親文武親功臣

正二品以上及六承旨夫人似當知委入衆但前例幾品以上

不能記憶自曹更為衆酌施行入衆數預為知之然後諸事可

察矣言于禮曹○壬寅○政院 啓曰伏見禁府都事李邦榮

書狀和愁妻妾以逃躲不得拿去云逆賊妻子當初所當劃即

捉囚以待 朝廷處置而遲延放過終使失捕極為非矣請忠清

監司李用淳天安郡守盧大河并推考 傳曰依啓○平安道

觀察使許瑣馳 啓曰去五月二十二日成川地暴雨大作下

雹如注形如烏卵或以鶴卵有角者相雜愈時而止所過之地

未穀損傷當此夏月變異非常云云 啓下禮曹○以備忘記

傳曰凡醫官所當聚會京中以救上下之病而醫官金榮國許

任朴仁苓等皆以善鍼鳴于一世而任其退在鄉曲無意招聚

設使自上不意有用鍼之事如之何內醫提調等可謂察其職

乎言于藥房○癸卯○禮曹 啓曰伏見謝 恩使鄭錫湖等

書狀遼東大人以 聖母 徽謫事即差鎮撫金國龍近當發

送云國寵果為發行則中路致遇進

賀使之行必不肯回去

凡于接待之事不可不預為措置杜良臣前例相考則平壤黃州開城府三處巡慰而物膳則不為磨鍊黃州以西禮單則自本道措備開城府則自京備送矣其後因良臣義州定州安州等處不為迎慰發怒之故碧蹄又為迎慰今亦依此例為之迎慰使接伴官及譯官一負令吏曹司譯院即為差出發送以此意平安黃海京畿等道監司開城府留守義州府尹慶急速下諭宜當但入接之處只有兵曹而李自泰今方入接今伺候所他可當處速為修理何如傳曰此平時所未曾但至義州而止大軍已撤善為援引舊例而塞之何可徒俛首於鎮撫軍之候下耶杜良臣之去來奮其毒手恣其吞噬西土之民至今語及猶且氣塞此輩若又出來西民索然無復生氣不亦哀哉○江原道觀察使朴承宗馳啟曰道內江陵府四月十九日夜下霜禾穀盡為枯傷淮陽府四月二十日連夜下霜稷麥粟豆幾盡凍傷二十五日日沒時西風大作雨雹大如橡栗小如

大豆春秋牟瞿牟麻菜等物盡為損傷通川金化平康等地四月二十五日雷聲自北而起驟雨急注兩電交作大如鳥卵小如榛子兩麥黍粟多有枯傷橫城地自五月初凄風連吹襄陽三陟杆城等地黃霧四塞云云 啓下禮曹○甲辰○禮曹回

啓曰臣等就大臣齊會慶會同都監堂上商量 大禮臨迫而有難處之事則進定日期固為宜當依 上教六禮進定於來

月初旬內而再期過後次次改擇觀勢慶置何如 傳曰允○

禮曹回 啓曰議于大臣則領相李德馨左相金命元右相柳

永慶以為膳黃賫 詔官直來京城果是亂後謬例固不可每

每仍循而今則 微號進 賀專差使臣已為發送國寵尤不

當出來依該曹公事咨請遼東宜當伏惟 上裁大臣之意如

此敢 啓 傳曰允

史臣曰是時 天朝貪風大振賄賂公行頃年大軍之來諸

將官皆納銀圖差及到我國先事誅求至於賫 詔差官之

往來得紬子數百疋人參百餘斤而去以此西路民生疲於

應接膏血已盡土崩之勢在於朝夕可勝痛哉將官武夫也  
差官下賤也不足深怪頃日 天使顧天峻以翰林學士奉  
天子命來臨外國公然責受銀子千餘兩飲食器皿亦皆  
換銀而歸為外國人所唾鄙中原之事可知矣

○以李好閔

為人輕躁  
然善屬文

為弘文館大提學權用中為通禮院相

禮洪者英為司僕寺僉正高職為訓鍊院僉正元虎智為刑曹  
正郎尹起為刑曹正郎黃致誠為成均館直講李信元為兵曹  
佐郎柳穉為禮曹佐郎姜籀為弘文館修撰李民宓為侍講院說  
書尹讓為承文院博士李混為朔州府使文慎言為碧團僉使  
金應鍊為北道評事金守廉為陽城縣監黃益中為陽德縣監  
○乙巳○諫院 啓曰蔚珍縣令李翁濫率無賴之人稱為中  
房貽弊多端至於無名橫斂民甚怨苦如此之人不可在官請  
命罷職 裕陵圓頭軍三月料圖為疊受之狀已極奸濫色吏  
等方為推刑其成給關子專在該曹而為色郎者一任奸吏之  
舞術以致公文之疊出尸職不察之罪不可不懲請戶曹色郎

廳罷職

答曰並依啓○丙午○諫院

啓曰渭原西關重地

雖在平時必擇其人况今邊警可虞之時尤不可人人而授之  
新郡守鄭者命為人愚騷加以年少不經事不合重鎮守令請  
命適差 答曰依咨○憲府 啓曰忠清兵使李鳳壽人物庸  
劣自到界之日舉措顛妄為列邑笑侮之資凡兩彌令專不舉行  
當此討逆之時節度重任決不可付諸此人請 命適差白川  
郡守金頴男政委下吏差役不均頃當 詔使之來徵歛過重  
闔境怨咨請 命罷職 答曰并依啓○備邊司回 啓曰老土  
罪惡固難容赦前日累次行計欲為正刑而不得致令今來乞  
降雖其勢出於窮蹙而天與其誅也假令許款豈終誠服他日  
隨時飛附乍降乍叛之患安保其必無况與卧主等不能相容  
潛投茂山以為納款之計此非 祖宗朝舊規若開此路後弊  
無窮亦不可不慮也邊臣雖幸其來投姑息納降而自 朝廷  
處置不容但已所當歷數其罪明正梟首可以折邊上他胡反  
側之心可以快會寧藩胡讎寃之心至於明看老能主等則拿

送于會寧亦數罪決杖仍授于卧主等處使之偕住此乃賈從  
周治之律也其於恩威并示之舉似為得宜或云若以為老土  
從前罪惡不可容赦而茂山亦非納款之地則當初邊將數其  
罪而善處可也今者此賊之來出於勢窮而其言則以回心來  
款為辭邊臣不稟 朝廷已為納降既降之賊旋即誅之則非  
但有乖王者待夷之道竊恐虜人反以我為失信而邊上自此  
永絕納款之路此誠非細慮令邊將拿致老土以下諸賊數其  
罪曰爾等罪重在王法當誅但 朝廷寬大今姑涵容但茂山  
本非納款之地爾當於會寧納款矣使往會寧則似為得體大  
槩事機情形或有難以遷度者而今此之舉初非細故當局邊  
臣亦必目覩心料得其長策宣 傳官有心計者一人特令下  
送于本道都巡察使比兵使處將上項兩款之議十分商量從  
長處置俾無後悔何如 啓依允○丁未○同知中樞府事鄭  
仁弘上劄曰伏以臣伏覩 聖批感激于中不覺涕淚自下伏  
自惟念臣不韋多病累塵 天聽每煩 聖批一至於此罪合



萬死無狀之臣何以得此於 君父感涕之餘不勝竦縮之至  
臣獨何心敢復開口而請去也第念身病如前所陳自被本職  
之命今既累月迄未謝 恩猶帶其職爵祿初非養病之資職  
名豈是虛用之物也病伏之中尤不自安臣之請速自不容已  
者也 聖批有曰第今 國家危急存亡之秋是則流涕處也  
當今之時誠使有才能如諸葛亮龐統之流得備驅策亦未必  
遽為輕重於危急之勢况臣之迂拙衰病將不能為有無於其  
間而 殿下尚靳其去此臣之所以驚惶縮感不堪當者也但  
臣病勢至此雖蒙遠去之 命恐不能遽爾就途若得解職心  
下小安則僦得清涼一室任便調治庶得不死矣伏願 殿下  
垂憐焉 聖批有曰君子有所恃小人不敢恣臣尤不勝縮感  
而不能無惑焉臣聞知臣莫如君孰為君子孰為小人自不逃  
於 睿鑒之下若以為有所恃則臣本生疏偏滯見惡於人冒  
忝臺府前後舉劾大夫時好獲罪於世 殿下試以臣問之左  
右問之諸大夫問之國人則孰不以臣為不可也國人皆曰不

可則 殿下雖欲臣不去亦不可得也况復能為君子所恃乎竊  
見欺負之徒循私蔑公咫尺 天顏電明雷威而猶復恣行宵  
臆無所顧忌庸焉有一狐蹤而不敢恣也雖有汲黯之好直史  
鮪之如矢其於世道未必有涓埃之補况臣之鴛弱病退將去  
只待死日而為所恃於君子使小人而不敢恣恐必無是理也  
在一城中尚如此况能阻隔於淮南千里之外如 聖批所云  
乎此臣之尤所縮蹙而不能自安者也臣病不能一一條陳姑  
就 聖批而略陳焉伏願 殿下察臣悶迫之情亟 命速職  
以安衰病之分以全垂死之命焉抑臣嘗見宋臣魏了翁江萬  
里等諸人或請罷而去或乞骸而退被勉留泣拜而出者有之  
引古事陳疏而行者有之當是時元兵侵軼了無寧歲而此  
數人者亦皆懷抱才器身係安危猶自力請而去不復更留豈  
不以仕止之義誠有不得已者而必待國家大平而後去則終  
無可去之日故也今 國家進無以戰退無以守和之不可古  
可鑑今可驗而潢池弄兵亦復相踵則 殿下所憂危急存亡者

此也然南北尚無壓境之寇謀逆之徒旋就勦滅而臣之衰病  
無用初不係時勢之輕重則臣今日之義決不可不還虛帶本  
職名涉犯義則恐亦不得不適也大抵士生於世可仕而不仕  
終廢君臣之義者固為無義當去而不去耽戀君父之寵者尤  
為無義 殿下不棄素朽之身謬加收用曷嘗欲使臣終陷於  
無義之地也臣前後請適非一非再而又未蒙許適之 命狼  
狽悶鬱自不知言之涉於濫也伏願 殿下裁察焉取進止

傳曰省劄久不見卿如對面語卿志欲退去如水必東未必  
不由於予慙負卿雖然非敢強拂卿意有如束縛之為及傷事  
體只以當初徵召于山林之下本欲用卿期有以肅振朝綱至  
變人心卿亦翻然而起立朝僅旬月適緣事勢未能得展呀抱  
豈非不幸今若浩然而歸在卿進退固為綽綽然有餘裕矣奈  
予缺然何哉宜姑俟之予必處之○戊申○領議政李德馨上  
劄略曰伏以臣村器謏薄望實素淺驟膺重任必速顛覆受  
命以來憂懼日甚疲竭駑鈍隨事自効而愚戇任性坐致人議

區區願忠盡為謗罔名器漸輕疾病又緊乞免累狀恭俟適音  
溫綸旋下逆獻繼起狼狽出謝未遑他念但朝廷之輕重廟筭  
之得失時事之鎮靜係於相臣而臣則以才以德以年望俱不  
近矣乃以不近之資尚冒匪據之地心焦髮白徒取衆議以至  
軍國密議為外人所不知者亦且嘗試不足而顯數之顯數之  
不足而疏斥之臣雖欲貪戀謬眷奈辱 朝廷何奈汚名器  
何奈累 聖明何伏乞 聖慈矜臣情事亟適本職一以尊體

面一以安愚分則臣奔走於諸大夫之後不敢以不在其位而  
有所少懈赴湯蹈火皆臣他日圖報之所矣臣不勝惶恐懇迫之  
至 答曰省劄解為國盡誠予所素知金軼之疏本不足與辨  
卿宜安心勿辭且因一不關之說何以論及於 朝廷之事乎似  
有所指歟予未詳曲折卿宜更加盡心勉輔○已酉○諫院  
正言宋錫慶大司諫朴弘老司諫  
鄭彥獻納崔忠元正言柳來謹 啓曰國之大事大祀四時之  
享必前期卜日 啓稟乃行故以重其事也今此秋 享既卜其  
吉而因大昏之禮遽爾進定顛倒苟且莫此為甚昏禮進退

豈無其日而敢以已卜之享日卒然輕改乎請令有司更議定奪以正典禮 答曰依啓○弘文館 啓曰以禮曹 啓辭

冊妃儀考見文獻通考開元禮皇帝納后儀有納米問名納吉納徵告朔命使奉迎同牢等禮其下有皇帝臨軒冊命皇后之儀此則與五禮儀所載六禮後冊妃之文大略相近以此觀之六禮中冊妃似是先行冊禮於妃氏第也六禮後冊妃似是升位授冊之大禮也兩件儀節似有次第矣但文獻通考納后儀卜日告圓丘方澤告廟云者與其下冊命皇后儀註卜日告圓丘方澤太廟相同五禮儀納妃條前期擇日告社稷宗廟又與冊妃條前期擇吉告社稷宗廟相同且文獻通考皇后受冊後受羣臣賀皇后表時會羣臣會外命婦廟見等禮并如納后儀五禮儀冊妃條受冊禮畢後百官朝賀會百官會命婦等禮又如納妃條末端之儀若六禮既完之後再有冊妃之禮則前後儀節節相同一禮疊行似為可疑且大明會典天子納后儀只有六禮等儀皇后冊立儀則載於別編而其中有制曰冊妃某

氏為皇后云此則似非六禮後冊妃之文推此以觀五禮儀冊  
妃一條亦恐是別樣儀矣此外古禮更無明據臣等矇學不敢  
以臆見妄陳大禮敢 啓 傳曰知言于禮曹○庚戌○同知  
中樞府事鄭仁弘上劄曰伏以臣嘗見古人乞退也疏有七上  
十三上至於數十上者而臣今日之勢不得不去如前所陳故  
冒萬死煩瀆伏見 聖批反覆深切至於此極掩抑流涕終夜  
不寐不知所以為計也獨念臣自被 殿下待子許退歸未晚  
之 命還伏都下又復數月特以逆變之故不敢請不獨帶職  
犯義不安於心而已狼狽之勢日甚一日如在百尺竿頭分外  
難開乃白且准臣子之事 君父也不以從 君父之命為貴  
而必以君父之心為心然後方盡忠孝之道故大杖而走孝在  
其中矯制而行忠亦在其中若區區唯命之從不復心君父之  
心是不知道者也今臣之事勢有不足塵瀆 君父之聽而實  
有決不能引日以留人所共知也此臣不得不心 君父之心  
以傷 殿下之意為貴也且 聖批有曰宜姑俟之予必處之

矣此臣尤所驚惶不敢更留者也未知 殿下將何以處臣也  
若使臣更為濡滯則非獨臣有所未安人將謂臣何如臣帶職  
都下不為不以今復如此則其如識者非議何非徒識者非議  
殿下亦未必不與其留而疑其心 殿下名此老醜之身而終  
何觀也此臣尤不得不心 殿下之心成 殿下之美也伏願  
殿下諒察焉抑衰病之臣今出國門決不得再見 君父自不  
禁馬廷鸞之淚而不能無一言以為替身之獻也蓋正心窒慾  
求賢育材宋臣程灝所以告於君父者也君子與小人處其勢  
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  
煽千歧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  
不可得也富弼之所以告其君者也此乃修己在人術為治  
之道不可他求臣請復以告 殿下又舉前日所陳愛國如愛  
身養心如養身之說以申之伏願 殿下念茲在茲終始不息  
則古人不云言行道亦行乎如此則臣庶得報 殿下眷遇之  
恩而退猶不退死亦瞑目矣伏願 殿下垂念焉 荅曰省劄

卿雖退去必須子許退處得其當然後從容而去亦何晚也何必汲汲有若不俟終日然卿宜體予至意且所陳之言誠格言矣當為卿體念○辛亥○禮曹 啓曰上年 皇太子婚禮儀註

內禮部具題欽天監擇納采問名萬曆三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卯時納吉納徵告期冊封二月初八日卯時云以此為例推擇以入矣敢 啓 傳曰然則不妨更考 大明會典以啓○

禮曹 啓曰竊考 大明會典 皇帝納 后儀一曰納采問

名禮物二曰納吉納徵告期前一日所司設制案節案云又云納吉納徵告期禮物雖不言一日之內兼行數禮而納吉納徵告期三禮書之一行則其不必區分擇日似無疑矣敢 啓

傳曰此與儀註欽天監所擇分行於二日之語相同但其儀註入事○禮曹 啓曰臣等將弘文館前後博考古禮及本曹前後 啓辭就議于大臣齊會處則皆以為前日已盡 啓達本

曹將五禮儀及 大明會典納后儀合卷後第三日謝恩第四日進賀等條件自本曹酌宜處之為當云以弘文館博考古禮



觀之 六禮既畢之後再有 冊妃之禮則前後儀節節節相  
同一禮疊行似有可疑云臣等固亦以此為疑但 六禮中  
冊妃只行於 妃氏第 妃氏受冊之後未有他儀及至 同  
牢日 王妃受百官賀 殿下會百官 王妃受內外朝會唯  
祭備而不作至於 六禮下 冊妃之日 王妃有謝 箋百  
官朝 賀具朝服進 箋 殿下會百官 王妃會命婦皆  
用樂三件儀節雖同而亦不可謂一禮而疊行也明矣今於  
六禮既畢之後若不復講行 冊妃一儀則 大明會典所載  
合卷後謝 恩受 賀二儀似無可行之日大臣令臣等參考  
五禮儀及 大明會典者其意益在於此自下未敢擅斷敢  
稟臣等已請更考寧邊謄錄至 遣史官而開 史庫吉日以今  
月二十五日 啓下 大禮進定必未及查考馳來極為悶慮  
敢 啓 傳曰本曹如是致疑足見慎重大禮之意但予意則  
必不然矣今但依納妃條六禮儀及 中廟朝丁丑年已謄來  
前例行之以待更為謄書之來可矣設或六禮後有冊妃之舉

不必親迎翌日行之膳書來到之間雖退行亦無不可然必無是理矣○禮曹 啓曰以 六禮 冊妃陳 賀定奪事臣等竊考

中廟朝丁丑年已膳來前例有云六月甲子行納采禮丙寅行

納徵禮己卯行告期禮癸巳 上具冕服 親迎 王妃於太平館

甲午 王妃御宣政殿受內外命婦賀百官陳賀于仁政殿庭內

丙申用權停例頒 教赦今者遵依 上教照此例施行則 六

禮後合有頒 教之儀五禮儀有賀儀註 親行大祀及凡有

大慶祥瑞出師勝捷皆賀若因 賀頒 教則山呼四拜後頒

教四禮畢云丁丑年間前例亦謂頒 教云者即此儀也 六禮

既畢 毋臨一國是為大慶雖不再拜 冊妃之儀陳 賀一節

誠不可廢 大禮進定日期寧邊史庫今日當開查考前例及

期馳來終不可必設使及期馳來果有可據前例亦未可替等

待遲延蹉過時日陳 賀一節未即講行於 六禮既畢之後則

實為未安 親迎後一二日內陳 賀宜當考諸大明會典則

合昏後第三日 皇后謝恩第四日受賀云以此觀之謝 恩

後一節當在於陳 賀之前而五禮儀無此儀只於 六禮後

冊妃儀有禮曹具謝

箋

王妃受

箋函以授尚宮等語似

此一節放過未安更議大臣定奪何如

傳曰陳賀則有前例

當為之矣謝恩一節五禮儀無有何必為之

傳于政院曰李

希儉前為守陵官大祥賞格前例李暉光似當知之問啓 傳于

政院曰忠勳都事鄭應召前為

康陵參奉矣

陵上下人賞

格可以知之牌抬問啓

傳于政院曰前日外命婦入之事言

之矣應入之人數知之然後自內有措置之事幾人入之乎言

于禮曹以啓○吏批

啓曰嘉禮納采日迫金悌男領敦寧下批

矣 傳曰知道○以金悌男為領敦寧府事李元翼為判中樞府

事尹承勳為知中府事李好閔為僉知中樞府事金玊為僉

知中樞府事柳愛寅

文

為弘文館典翰李堪為弘文館校理

元虎智為兵曹正郎金興國為刑曹正郎蘇光震為刑曹佐郎

林懔為工曹佐郎李光胤為戶曹佐郎鄭岢為奉教李善復為

弘文館著作閔德男為待教丁好善為弘文館正字沈光世為

藝文館檢閱金應瑞為忠清兵使沈克明為吉州牧使○壬子

○朝

王世子問

安○大提學李好閔

啓曰臣之於詞學

素無宿功放冊又過十餘年此非臣虛讓齊沅間所共知愛臣者多責臣絕學臣無他事業非故為是絕之多經憂患精思訖喪凡觀文字其心會而樂之者大不如前且復掩卷輒忘觀了一書都無一事自知無奈進功只自歎吃凡為文者數日拋棄其鋒澁其源涸古人所謂三日不談道舌本強者非誣語也況臣廢業至於十餘年之久乎 朝廷之前後收臣率用文字而臣自顧其實如此不容竊吹詞垣至如文衡之任則舉一世士子為其門徒問字質疑鑒裁好尚以定趨向不可但循才華以誤欄柄苟非老師宿儒德望茂著者其何能導率一世以正士趨此則又非如臣者呀可依俦與論用人一失其當則名器遂輕責任不效臣非敢為非據懼實為 國體慮况今才調萬賢於臣而懋學不怠者有之豈容舍此而與臣徒使臣日增狼狽臣於昨年伏承 恩旨戒勿靈讓臣感激怔營不敢失墜臣實

可堪何敢浪循故事以重罪戾臣分過灾生賤疾適作稽謝

恩命又至此之久尤不勝惶恐伏乞 聖慈諒臣肝肺將臣新

授文衡職名亟 命鑄改以便公私 傳曰可合勿辭○工曹

啓曰四月二十五日持平姜縮所 啓其人除役民頗苦之下

該司回啓 傳教矣亂後鄉吏死亡殆盡各官其人之價布不得

已分定於民甚苦之各道之巨弊無過於此者 經筵官之

所 啓誠以此也今後則雖不得使鄉吏如平時獨當令各道

觀察使考各邑鄉吏多少鄉吏稍完處則使鄉吏應之而其不

盡應者令民結補添並應似為宜當各邑鄉吏田結若干民間

田結若干通融計出或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鄉吏各應而其

餘令民結補應一一開坐 啓聞收布之際升數不可以過細者

捧之別定差使負上納于繕工監司宰監請監察眼同捧上分給

則庶可少除亂後偏苦之弊何如 傳曰允○癸丑○朝 王

世子問 安○憲府 啓曰大司憲李光庭執義東萊府使

李侃人物輕妄曾為慶尚左水使時處事顛錯為人笑侮本府

以賊路要衝之地殘破特甚撫禦之策決非此人所堪請

命適差其代十分擇差近日縣監金鳳社人物庸雜邊地稍完

之邑不可壞諸此手請 命適差 荅曰並依啓○甲寅○朝

王世子問 安○弘文館 啓曰以禮曹 啓辭親迎既不載

於五禮儀又無謄錄之可據參考 大明會典 皇太子親迎

儀無奠鴈後拜禮一節 王世子親迎儀有奠鴈後再拜一節今

從 皇太子儀磨鍊此本下諸弘文館校考刪定然後用之事

允下矣臣等考見文獻通考開元禮皇太子親迎儀皇太

子升進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鴈俛伏興再拜降出又杜氏通典

皇太子納妃儀皇太子親迎升進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鴈俛伏

興拜降出然則皇太子親迎亦有拜禮矣且家禮奠鴈註問北

面而拜主人則各拜何也朱子曰乃為奠鴈而拜以此觀之奠

鴈後拜似是應行之禮也然莫大之禮臣等不敢輕議令禮官

參酌施行何如敢 啓 傳曰允○吏曹回 啓曰趙挺以有名

望宰臣方在政曹而遽從其願以補外任似非輕外重內之意

而觀其疏辭母年已過八十事親日短揆諸情理果為切迫孝理之治所當許便奉養自下擅便為難 上裁施行何如 傳

曰勿施○乙卯○諫院

啟曰討賊之義至嚴苟涉賊類自有訊

鞫之地虛實輕重之間固非外方所敢先自下手今此賊黨多在湖西至於逮捕之徒不聞 朝廷擅加酷刑未及酬情徑斃者甚

多所聞極已駭愕沔川賊人尹希孝等捕捉狀 啓內有曰不下一

杖云而脚膝淫刑之狀昭著於 庭鞫之時其瞞報之罪不可

不徵忠清監司李用淳請 命推考海南名雖為縣物衆地大又

多土豪介在兩營之間素稱難治之邑近以守宰數易已極殘

破無形若仍循付之武夫之手決無蘇復之路新縣監閔沆請

命適差以有名望文官可以憚壓者十分擇遣 答曰並依啟○

憲府 啟曰興德縣監尹吉元性本庸孱自到任以後尸居其

職吏緣為奸民不堪命如此之人不可一日在官請 命罷職

本縣以十室之邑經變以來蕩敗尤甚苟非慈祥愷悌之人蘇復

無期文官中極擇以遣月串僉使朴宰人物庸劣幸且衰老

畿輔防海之任決非此人所堪請 命適差典獄崇奉尹鵬

為人麤鄙不合刑獄之官請 命適差 荅曰並依啓○成均

館 啓曰 聖廟重建之事曾已 啓達矣即今 大成殿工

役垂完來七月望時及念間則可以奉安矣 奉安儀註

令該曹磨鍊吉日亦令推擇祭官祭文祭物并為各該司知委

施行 殿內該設補陳等具并令該曹及時排設以重 聖廟

以新觀瞻何如 傳曰允○觀象監 啓曰平時證考使差遣

胎峯可當慶看審分三等置簿元子元孫則一等大君公主則

二等 王子翁主則三等胎峯抄 啓受點藏胎前例而亂離

以後置簿闕失諸阿只氏未藏胎非止一二不又有藏胎之

命則無憑可考極為悶慮證考使雖未可差遣而令各道都事

率本監地理學官負胎峯可合慶預為看審等第 啓下置簿

臨時 啓用事捧承傳何如 傳曰允○丙辰○朝 王世子

問 安後詣 孝敬殿明日乃再期也○丁巳○朝 王世子

自孝敬殿 還宮後問 安 懿仁王后大祥○大臣二品以



上六曹堂上政院玉堂藝文館藥房問 安 答曰知道○以

備忘記 傳于政院曰裕陵守陵官工曹參判尹洞加資內厩

馬鞍具一匹外居奴婢并六口田畝并五十結侍陵官行尚弘

李德章加資內厩馬鞍具一匹外居奴婢并四口田畝并三十

結參奉成履厚崔崱各加資資窮者代加各兒馬一匹並六品

遷轉忠義衛尹游加資資窮者則代加兒馬一匹東班叙用進

止內官朴尚賢宋廷民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兒馬一匹奠

禮書吏去官後丞書題中除授飯監守僕各色掌木麥匠圓頭首

奴限已身免役守侍陵官房直限三年免役孝敬殿入番宗親

箕城君悅順寧君景儉西興君鶴齡花寧都正王命唐城都正

孝一坡原守應各加一資都薛里金秀源金仁俊各加一資參

奉李仁民朴頰並直長除授薛里朴敬立崔大清各熟馬一匹

酒房宋彥連金大振各半熟馬一匹忠義衛李誠元李時民沈澱

並東班叙用進止內官安貞吉朴義臣金孝齊鄭景清各兒

馬一匹飯監別監守僕各色匠限三年免役各色掌金應善限二

年免後飯監則飯監除授別監則司鑰除授書吏諸員則丞除授○禮曹 啓曰議于大臣則以為 王妃金寶此果流傳之寶也則 正位之後受 賀之日陳設寶案為當云大臣之意如此敢 啓 傳曰允○戊午○己未

寅壬

七月朔庚申 上在貞陵洞 行宮○朝 王世子問 安

仁宗大王忌辰○政院 啓曰明日 納采日 視事不為取

稟 傳曰知道 傳于政院曰明日行禮後三公引見為之○

嘉禮都監 啓曰翟衣之制當初未有所考但據 孝敬殿奉

安 欽賜翟衣制度取 稟製造矣今考諸書及 大明會典

親王郡王妃冠服制度則大在霞帔衫則用大紅霞帔以深

青為質紵絲紗羅隨用四襖襖子即梢子挑紅色鞠衣青色紵

絲紗羅並各色隨用惟不用黃大帶青線羅為之有緣或用紅

羅王毅圭王革帶玉花采結綬玉佩青鞵鳥具備以此見之

前日 天朝欽賜翟衣多有未備之物而賫來使臣未及覺察

也若備玉革帶佩綬襪鳥則必有九翟冠然後方備其制而今

難卒備五禮儀有翟衣加首飾之文首飾既從 國俗磨鍊翟衣

之上不得已只用大帶而行禮乎制度未備甚似苟簡何以為

之會典親王妃禮服條大帶從衣色云今宜依此磨鍊 大明

會典付標以 啓 傳曰予小事當初詳察事也今者翟衣入

內而無帶豈有禮服而無帶之理乎下問之後乃有此言今難  
率備某色帶從速磨鍊○禮曹 啓曰以 納妃儀註 傳曰近

侍執事為先四拜云此依平時例磨鍊矣平時則思政殿殿坐  
行禮而今則乃行宮也無殿坐行禮之所可以權道勿為明日

回啓事 傳教矣九千節日照例磨鍊今承 下教付標以

啓 傳曰知道○辛酉○卯時 上具冕服御別殿命正使左議政

金命元副使戶曹判書韓應寅行 納采禮于別宮○傳于

政院曰見鄭仁弘劄子想已為發行欲見而送之矣當往在何

處欲還召見而送之政院回啓○政院回 啓曰鄭仁弘六月二十

九日使其族人呈劄子于本院即日發程其日當宿廣州板

橋村云此去京城五十里許發行今三日計程則似當到竹山

之境及今馳名則猶可及矣 傳曰不日出晝而王不予追乎

斯速下書政院措辭以不可不見予之意召之○巳時 上御

便殿引見領議政李德馨左議政金命元右議政柳永慶同副

承旨權恢俊注書申光立記事官閔慶基記事官成俊考入侍

上曰鄭仁弘為召而來矣力為辭職而去觀其形迹與衆人不  
相得何也德馨曰臣則孤陋不知外間事矣但臣上年往嶺南  
時與鄭仁弘一相見接語則仁弘長在山野不為磨籠世事多  
有迂踈之事本道之毀譽亦不同矣及仁弘來朝之後論議與  
衆人不同以此難於久留人亦疑有過激之事命元曰臣與仁  
弘生負同年其時輒相見今則不得相接矣但觀其劄子欺負  
之徒恣行胸臆此言近於妄矣永慶曰臣於仁弘上來之初方  
為銓官臣之用人之事多以為非至於以書相通厥後臣一往  
見之自家亦知非矣大槩不為磨籠言語過激矣德馨曰鄭仁  
弘於辛巳年間以掌令上來此是臣初出身時不得相見矣但  
其時所聞之事敢達仁弘以安敏學選於六條具備李敬中  
曰安敏學乃愚妄之人不合於此選矣仁弘彈李敬中厥後臣  
往嶺南始見仁弘儒者本是迂踈好惡是非陷於一偏今者自  
上以非常召來方外之人以為山林之人多有暮待之事頃見  
其劄子多有不平過激之言指目朝人曰徒黨賊人中有徒黨

朝廷間安有徒黨之事

上曰大槩仁弘與何人不相得乎鄉

等以直言之德馨曰咫尺

天威敢不以直告時人疑仁弘有

過激之事聞之矣與某人不相得不能知之永慶曰咫尺

天

威何敢欺告臣頃日徃見仁弘其所見未免偏僻臣曰元是數

小人才若一番人盡却則一時人才何以收拾仁弘之意欲斥

南人盡用大北人矣以此與有不相得之事此外大段事臣未之

聞知矣

上曰凡人取大綱而已孰無病痛處如彼之人亦不

能容於朝廷若賢於仁弘者不可言矣德馨曰小臣實不知時

事但二十年來以論議不一之故累為翻轉其弊愈久愈甚若

不痛祛此弊國事將無奈何臣每每陳達者此也凡人之情

發於心者偏則皆非打破其偏然後無偏僻之事矣

上曰仁

弘或過激或有語病其人非如他人趨附則必不為之其勁節

雖百折不能折既已召來則使之為用可矣何以驅逐乎德馨

曰嶺南我國文獻之邦自

先王朝多出士論之地今則嶺南

亦分為偏黨有江左江右之說士論携貳未知朝廷運數如此

而然人心不淑而然矣今者自上快雪枉死處士之寃又召

山野之人此無前盛舉仁弘入來後在外之人皆以為或學問

上事時政上事民瘼事 達於 聖明此事不聞矣士論疑貳

往仁弘家者有之或排斥仁弘者有之以此致有如此之事

上曰大臣不可不休休有容人若有大節可以取之當今之時

如仁弘者亦難矣仁弘自處之道少無損於朝廷體面有損大

矣但仁弘之去待予一言後去之可矣見其劄子必有人以浮

言飛去之者德馨曰 聖教至當 上曰朝廷無小人然後國

事可為若有小人則今雖討逆賊必復起矣一小人在則誤國

家有餘裕矣德馨曰竊觀前史難辨者君子小人朝廷豈欲用

小人哉小人佞托君子而行事所以君子為小人巧欺君子小

人非外貌現出及見其行事然後可以辨君子小人其心公則

君子其心私則小人 上曰有易知之小人見其行事不可欺

使賢人不容於朝者是謂小人昔王安石秦檜其情狀心迹露

現於變法主和之時言論不直是小人 上曰和愁魁首之言

不可信矣渠雖勇銳豈為賊魁命元水慶曰自外亦如此思得而不可指的以此請遣承旨以按撫百姓一以詢訪巨魁矣

上曰所謂魁首者朱愛龍等五人彼囚豈有魁首五人之理

乎○壬戌○有政以洪進為行同知中樞府事尹洞為茂城君

同以 谷慶守 陵官既畢 三年至是 陞寶德 附年 是職 鄭仁弘為工曹參判 仁弘 新歸 上有追召

之命故銜 曹擬是望尹安性為比道兵使金大來為司諫院司諫鄭穀為

議政府舍人柳穡為司諫院正言李民成為侍講院司書蔡衡

為禮曹佐郎白大珩為刑曹佐郎成俊者為侍講院說書尹守

謙為承政院注書李繼先為東萊府使金潤身為宣川郡守姜

綱為白川郡守權斗文為杆城郡守洪汝誠為襄陽府使吳大

男為珍島郡守具榮為平壤判官文德教為興德縣監鄭适為

延日縣監○癸亥○卯正 上御時 御所別殿行納徵禮○諫

院 啓曰臨海君肆杖殺前主簿蘇忠漢於咫尺宮牆之外自

晝殺人略無忌憚邦憲安在請令有司依法檢驗按律施行

國有大昏之禮為有司者所當參究典禮俾無一事之未盡而



今茲嘉禮時 王妃所御冠帶襪烏之具曾不省為何物專然不

為磨鍊及夫自 上下問之後徒以卒備之難率意回 啟當

此莫大之禮雖儀物未備不得謂之成禮况於法服中所不可

闕者乎有司之官終始不察將使一代盛禮未免苟簡不職甚

矣請 嘉禮都監前後提調推考色郎廳罷職未備服飾更議處

之 荅曰並依啓色郎廳亦推考○甲子○憲府 啟曰大司

憲李光庭引嫖而退光庭以戶曹判書例兼提調物件出入之

際欲其衆詳勘定而已儀禮章服磨鍊事自有主者初不干涉

不當在現告應推之中有何可避之嫌請 命出仕 荅曰依

啓○正言柳穡來 啟曰大司憲李光庭執義姜籤掌令洪湜

權縉持平李好義大司諫朴弘老獻納崔忠元正言柳永謹

並引嫌而退都監既有常仕提調專掌其事而又以戶禮曹判書

為之例兼者蓋以雜物出入之數戶曹不可不知儀章講定之

事禮曹不可不知也雖曰同是提調所掌各異今此冠帶之具

不為磨鍊之責自有所歸則決非戶曹之所失處置之際既知

其戶曹之初不干涉則 啓請出仕豈有失宜之理乎論啓之時不知提調之各有所管泛然以前後提調混同請推以啓騷擾之端未免率爾之失請大司憲李光庭以下並 命出仕大司諫朴弘老以下並 命遞差 答曰依啓

史臣曰以事體論之光庭當適而時 上方眷注鄭仁弘光庭若適則時議恐仁弘復入為憲長而朝著不安也故不得已而有是筭舉

○乙丑 有政以李尚毅為司諫院大司諫林樞為內瞻寺正尹皓為司諫院獻納柳時行為司諫院正言崔忠元為 宗廟署

令柳永謹為成均館典籍李時彥為慶州府尹 時彥時任呂州始聲籍甚以是

拜移洪思敷為平山府使金弘微為呂州牧使洪龜祥為茲山郡守○以密 旨諭咸鏡道觀察使韓孝純北道節度使李守一

曰今觀韓孝純狀啓老士情狀極為兇詐前日之乞降非是革心輸情但因其率下離散勢似窮蹙故以納為名而試我處置之狀已為昭著若諉以降者勿殺而陷其術中則日後跳梁無

忌益甚矣前日開諭老土使往會寧納降而其實情如此則安肯往會寧納降乎老土受職正憲慣知邊上事情其欲納於茂山者以本堡尤甚殘弱軍兵絕少倉卒雖欲處置而無畏怕之勢故欲必於此納降其情可以見矣老土既與諸蕃胡結怨招誘其黨使之携貳而行計則必有可識之策在此邊將出奇善處若老土信其行計之言而出來納降則依前日回啓第一款論議執而數罪處置其下人則嚴諭還接於舊基似合息威并施之道若茂山無兵或輕率聚兵使機事敗世則甚為可虞卿其詳悉此意臨機善處

時因韓孝純狀啓備邊司如是回啓故有是

史臣曰在昔 中廟朝以蕃胡酋長反覆作亂也兵曹判書柳聃年等欲令他胡誘致殺之乃於 上前謀議廟筭既定趙光祖以講官隨後入 啓曰堂堂 聖朝當以息信待夷豈可行盜賊之事區區以取勝哉竟以片言得寢其議士論至今韙之今者虜果兇狡也豈肯陷我術中不然則降者又可殺耶謀計之淺議論之卑可以觀世變吁

○丙寅○罪人尹希孝刑問六次金加知刑問五次并不服○丁卯○諫院 啓曰正言柳時行引嬾而退言官被推不可仍在

其職請 命違差 政廳 御寶出入色承旨主之而本月初

三日政宰批未下之前徑先入寶遂不得 下批其責在於

承旨自 上下問之時當 引咎自責之不暇而乃敢推諉該

曹至引謬例曲為回 啓至為非矣請 命違差下直雖下宰

批未下則不可謂政畢為吏曹者所當留待而徑自罷出以致

顛倒亦為未便請吏批堂上推考 答曰臺諫依啓承旨堂上

推考色郎豈得獨免乎色郎亦推考○戊辰○有政○諫院

啓曰前啓政廳進參同副承旨權悵請違事 答曰不允○以

鄭協為司僕寺正柳永謹為成均館直講李久澄為司諫院正

言李善復為弘文館修撰閔慶基為弘文館正字○己巳○慶

尚道觀察使李時發馳 啓曰今此摘智正出來時慮或有邊民

潛商買賣漏洩軍機之弊十分嚴密守護且其所持來物貨某

某物詳知回報事左水使李雲龍慶分付則雲龍回報內智正

賈來物貨則烏銳十柄山獺皮十六束丹木十五斤烏賊魚七十束而智正則嘿無所言而牟倭所言則顯有欲賣之狀云臣慮其賈來物貨不售而歸則不無失望之弊依前冬出來時事虎豹皮及綿布下送于水使處自公家都買從便處置後回報事分付矣若必稟旨 朝廷後為之則智正回還日迫竊恐勢未及徃復不得已如是分付待其處置後更為馳 啓事入

啓○咸鏡道觀察使韓孝純馳

啓曰六月二十九日到付會

寧府使李璿牒呈內當日申時量府城底藩胡伐伊大莫尚介等來言曰水上賊胡老土子阿老及如弄巨王見右等麾下衆衆騎胡百餘名當日欲明時高嶺篤所部落及府境江越邊十五里許沙伊耳洞藩胡徃主部落合圍攻擊事進告即時藩胡開諭賊路要害處措捕事知委矣酉時量還來進告曰徃主部落女胡一名殺害其餘人物則登山北走牛五首掠去之際篤所藩胡及府境藩胡等合勢追逐自甫乙下境至金夫洞相戰而還云追到付高嶺僉使傳通內鎮境藩胡酋長阿乙浦舍能

仇等進告內篤牙部落相戰時賊胡非徒如弄巨軍也明看老  
士子三人及甫乙下境呀同介子阿陽金鋤奉介等首唱出來  
所殺傷甚衆藩胡毛朗介等男女并八名馬一匹牛一頭中箭  
即斃男女九名馬九疋牛七頭掠去藩胡等發憤追逐人物數  
口僅得奪還而藩胡五名則又被殺傷事追告云矣老土明看  
老等已於茂山堡納降而不為自戕使其麾下縱恣橫行至於  
府境內藩胡部落數月之間再三攻擊使藩胡不得安接兇謀  
叵測在我防備日新備完以待不虞事入

啓

孝純爲人勤於國事有長者器

度 ○庚午○禮曹判書柳根劄曰伏以夫婚禮者萬世之始也  
將以為社稷主而為先祖後可以不致敬乎故曰三月而廟見  
稱來婦也既婚而未廟見謂之不成婦君子之重之也如此我  
國家典章用五禮儀 祖宗朝創建一代之制蓋取儀禮而為  
之主又就歷代憲章而損益之非不詳且盡也獨於大婚之禮  
親迎廟見二款闕而不載及至 中廟朝親迎大禮斷然行之  
我 殿下臨御之後亦嘗舉繼美之 盛儀雖當兵燹創殘之

餘尚能行歷代帝王所未行之

典禮是則千萬世當為我朝

之家法至於廟見一節

中廟朝講官言官固已論之而終未

果行斯豈非有待而然乎臣竊考五禮儀但有

王妃具翟衣

加首飾之文其於冠帶制度未曾講究竊聞麗代儒臣鄭愛周

始創冠服是誠用夏變夷之始而婦人冠服之制特未遑焉耳

我 殿下慨然取法於

天朝典章

王妃服飾悉遵

大明

會典所載而為之所少者冠耳今若速令貿來 王妃冠制于

中朝廟見大禮汲汲講而行之雖未及三日之內亦可行之

於三月之後此豈非正始之急先務而不變國俗一遵

華制

亦宜自今日始此又一大機會也以臣孤陋適忝禮官苟有所

懷不敢不達伏願

聖明將臣所議

下詢廟堂而處之

答

曰省劄具見誠款但未講之禮輕舉為難

史臣曰昏禮之所以重者重宗廟之統也親迎廟見禮之大者

其可闕乎親迎雖重親迎而不廟見則其失禮也尤大安在

其重宗廟之統也故既昏而未廟見古人謂之不成婦其重

之也如此今天士夫知禮之家亦能行之况國君乎 祖宗

朝典章特未違焉耳及至 中廟朝丁丑年嘉禮時時則已

卯諸賢並列于朝矣 親迎之後廟見之禮尤不可廢也故

謹按國史則其時王堂兩司合辭論啓至於累日之久言之

辨爭之審以為正始之初急先務也而終不得行可勝歎歎

至于今日尤當預為講定使曠世之典庶幾復行而禮官僅

能臨時 啓稟以塞其責王堂兩司則未嘗言及於此終使

盛禮未免有闕典其視丁丑年又可以觀世變矣

○辛未○以 親迎時除道事都民窟土于大平館之後崖岸之

下為土崩所壓死傷者十餘人中外咸恠之○以鄭協為議政

府舍人崔忠元為司憲府持平李珙為宗廟令宋安庭為忠清

水虞候○壬申○卯正 上具遠遊冠絳紗袍衞別殿行冊妃

禮正使金命元副使韓應寅將命以出其教命文曰人道之大

造端夫婦王教之行寔資內助故禮之用惟婚為就予惟是念

不敢遽舉中壺以虛雖亦有待詢衆採賢實難茲命咨爾金氏



柔嘉種德淳粹稟質含章在中淑問已彰閱擇無加法旌有屬  
既遴良媿宜秩徽章乃庸冊封為王妃大典告成萬福攸原是  
宜述宣陰化修成坤範共事 宗廟鑿御家邦官闈肅雍詖謁不

行言無出閫息絕私授撫爰元子克單歡心禮遇媵媵躬先勤  
儉以延鼎祚以昌鴻休其敬之哉於戲順承天施俾羣品而咸  
亨穆垂母儀致九族之交睦庶幾夙夜毋忝訓辭故茲教示想

宜知悉

大擬學李好閑  
製進之詞也

○其玉冊文曰坤承乾於下致覆載之

功后正位乎中基風化之本歷究古昔之至治咸由內外之相  
成肆在寡躬益須賢佐咨爾金氏系出名閥德協宜家婉睦惠  
慈雅應柔則幽閑貞靜詩有嘉聲合膺兩極之尊庸啟萬福之  
始載蠲吉日爰舉縟儀茲遣正使左議政金命元持節備禮冊  
命為王妃於戲惟孝敬可以奉 宗廟而無虧惟恭儉可以處

富貴而無失勉宣陰教多替徽音程蕝魚軒式瞻母儀之盛葛

覃膠木竹綏國風之休

藝文館提學  
申欽製進

○王世子問

安于

大

殿○正使金命元副使韓應寅

冊妃後復

命○命

正使金命

元副使韓應寅奉迎 王妃于別宮○傳于政院曰雨勢如此親迎禮退行○禮曹判書柳根 啓曰 親迎禮退行事 傳

教矣夏秋之交陰晴無常以雨之故 命使奉迎之後退定日期

則似為未安時刻未過正副使方留別宮今日內仍行禮何如傳曰凡事隨時為之非今日可為之事必於今日行之乎更為議啓○舍人鄭穀以大臣意來 啓曰今日雨勢不霽若於

親迎正時雨下如注執事諸臣霑服失儀則事屬顛倒如有吉時可以推移則預為講定臨時 稟慶為當故此意言于禮曹郎廳而本曹以大臣之意誤為 啓稟已定大禮退行未安敢

啓 答曰與答禮同○禮曹判書柳根又來 啓曰大禮已定凡

干儀具齊備今日之內吉時亦可以推移為之仍為行禮似當大臣之意亦然敢 稟 傳曰依啓○傳于政院曰大禮退

行為難兩具為之不妨○正使金命元副使韓應寅奉迎 王妃

至于館呀百官各司一○午時 上具冕服 親迎 王妃

于館呀即太平館也 未初 上還自館呀申初 中宮入闕賈持

行同牢宴

時霖雨不止上下皆御雨具及至館所雲陰解嚴天日快晴禮畢

還宮

○癸酉○辰正

中殿御正殿

即朝之正殿也

受內外命婦及百官賀

王世子率百官

率命婦以賀○外命婦則正二品以上及親功臣六承旨夫人進參

史臣曰曷為書御正殿以受賀乎書失禮也正始之初分義尤不可以不審辨也而小君受賀於殿下聽朝之所可乎

縱行宮狹隘豈可無內外別乎如此而禮官無所啓臺諫不為言異日干預之漸未必不啓於此可勝嘆哉

○申時

上以權亭例受百官賀

王世子率百官行四拜禮於闕庭進賀箋

箋頒赦

其赦文曰坤闈久曠常切寤寐之求壺儀穆臨式正婚姻之禮宜推渙汗之典與同臣民之懽顧予眇躬叨膺丕緒二元合德蓋乾功難於獨成三紀守文而王化資於內助徂茲宗事之無主載念陰教之或虧禮難輕行時亦有待咨惟金氏系出今門淳粹柔嘉得之天與詩書禮法亦有家承淑問已彰於洽陽法相允協於漢制碩媛始得顯冊宜加乃於本年七月十三日壬申冊為王妃冕而親迎于館所王牒揚休瑤圖衍慶履端正

始聿啓萬福之原求賢審官寔基二南之化盍霈雷雨之澤庸  
表翟第之祥自本月十三日昧爽以前除謀叛大逆子孫謀殺  
祖父母妻妾謀殺夫奴婢謀殺主謀故殺人關係國家綱常賊  
汚強竊盜雜犯死罪外徒流付處安置充軍已決正未決正已  
發覺未發覺已至配所未至配所咸宥除之敵以宥旨前事相  
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在官者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星軒動清  
明之輝閭巷無怨曠之嘆勤儉孝敬申歌於詩宗族子孫皆化  
於善於戲膏火肆赦率囿並生之仁品物昭蘇罔干惟新之政  
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兵曹正印  
許筠製進

○甲戌○王世子朝問

安○

諫院

啓曰全羅右水使李應彪前為加里浦僉使與其時水

使李億棋同赴開山島臨戰先遁使主將敗死至今舟師之人  
莫不痛憤而罪則不加反蒙擢拔為應彪者所當感激圖報之  
不暇托以措備軍餉多造船隻私自放賣價物盡輸其縱恣無  
忌之罪不可不懲請 命罷職頃日大平館修治時赴役坊民  
因掘土一時壓死者多至數十人其父母妻子怨呼盈路慘不

忍聞當部董役之官不得辭其責請

命罷職

答曰李應彪

徐當發落部官負後啓○弘文館副提學李晬光典諭柳夢寅

廷翰副校理朴震元具義剛修撰李善

復副修撰李志完姜籀正字于好善

劄曰伏以昏禮者合二

姓

之好

上承

宗廟

故古人以為廟見然後成婦其禮之重如此今者六禮既行儀文備舉而獨於廟見大禮闕焉不講豈非大典之甚乎者若以不載於五禮儀為難輕舉則親迎之禮亦五禮儀所不載而中廟朝始行之遂為今日之懿範况廟見一節為禮尤重考諸古禮衆以會典歷代帝王莫不通行豈宜以近代未遑之典五禮儀未備之文為諉而不行於今日乎古者三月廟見而朱子家禮制為三日廟見之禮目今事不預講三日之內雖未及舉獨不可依古禮行之於三月之內乎因情據禮斷而行之則不但於今日盛儀少無未盡之悔垂諸後世亦將為遵行之定法豈不美哉况我國士大夫之家亦多行此禮而獨為朝家之闕典臣等竊以為未安也伏願聖明亟令禮官講定舉行不勝幸甚

傳曰此禮似難○禮曹

傳曰此禮似難○禮曹

啓曰 傳曰廟見之禮不須泥古第未審 天朝行之載於會  
典否其儀如何言于禮曹事 傳教矣臣等取考 大明會典

皇帝納妃儀納采問名前期擇日遣官告 天地宗廟設冊

奉迎之後有 廟見之儀是日早內官於奉先殿陳設牲醴祝

帛畢後 上同皇后至贊引引就拜位 上在東 皇后在西

行禮如常儀祭畢還宮云是儀在於合巹之前其與儀禮所  
謂三月而廟見朱子家禮呀謂三日而廟見云者其先後之序

不同此則不可考矣 奉先殿見會典廟祀祭洪武三年冬以

太廟時享未足以展孝思始於乾清宮別建奉先殿朝夕焚香

朔望瞻拜時節獻新生忌致祭用常饌行家人禮水樂定都建

官殿如南京嘉靖中每遇 聖節及中元冬至歲暮皆有祭告

太常寺題知光祿寺辦祭品至期內殿行禮云敢 啓 傳曰

奉先殿非 宗廟似近於我國家之 文昭殿在於合巹之前則

又似非廟見之禮矣更為博考歷代之禮及儀禮禮文以啓○

乙亥○王世子晝問 安○丙子○同知中樞府事鄭仁弘

召旨在家後受病重不得就道事入 啓○備邊司 啓曰丁

酉年元均進入絕影島時李應彪以先鋒將先破賊船十餘隻於多大浦退屯于七山島時仍為捍後其夜各船潰散之事則舟師之人無不昭知而造船私賣事係極駭但聞李應彪到任之後欲措備船上大砲而物力無出處擬以退板造小船而販賣至於稟報上司恐有人言云則因此訛傳或不無是事第臺諫既已重劾強為仍任恐妨事體事入 啓○禮曹以開元禮皇后見皇后廟儀書入 傳曰知道勿為更考

史臣曰廟見之禮其見於春秋詩禮傳註及先儒之說者多矣禮官不能博考乃以不相合之文引而 啓之宜乎有是答而勿舉也親迎之禮三代之後行之者鮮矣而猶且 行之以復古禮則何獨於廟見苟引唐制而不法古禮乎非三代之禮不敢陳於王前惜乎臣未見斯人也

○禮曹 啓曰以本曹草記 傳曰奉先殿似近於我國之

文昭殿在於合卷之前則又似非廟見之禮矣更為博考歷代

之禮及禮文以 啓事 傳教矣臣等查考史官臚來丁丑年

大婚時儀軌則 親迎之後弘文館副提學李紆等啓曰婚禮

之大者乃親迎而古人以為廟見然後成婦而定位今正禮已

舉 廟見之禮尤重須舉行之古者三月廟見朱子制為三月

廟見之禮但三月似急迫則三月亦古禮猶可做而行之也

傳曰廟見斯禮也其考古籍付標以入弘文館古籍書單子

以啓議政府禮曹同議 啓曰欲行古禮可謂美矣但我國婦

人禮度不如中國今既朝見于 大妃殿又請命于 天子則

安可謂之不成婦乎願自 上斟酌焉 傳曰弘文館付標正

禮以啓故收議耳果如政丞所啓其依 啓臺諫啓請 廟見

回啓不久其時弘文館付標古籍云者未知何書而儀禮有廟

見之儀自若舅姑既沒則婦人三月乃奠菜止右奠菜乃廟見

之儀也故改付標以入至於歷代之禮則考諸杜氏通典廟見

祭北齊納后以朝見後又擇日謁廟皇帝使大廚先以大牢告

而後遍見羣廟云臣等聞見孤陋又無書籍此外未有所考敢



啓 傳曰乍見儀禮付標慶則非后妃之禮前日弘文館劄中  
有曰歷代無不行之云歷代前例更為考啓○丁丑○大司諫  
李尚毅司諫金大來獻納尹皓正言李久澄柳穡避嫌 啓曰  
李應彪乃李億棋之管下將官也億棋嘗與應彪約以同死生  
及其與賊相搏諸舩奔潰之時億棋惟以應彪為可恃下碇待  
之且使軍官大聲疾呼應彪偃其旗促櫓而遁致億棋敗死此  
則親見者亦有之至於造舩販賣措備糧餉器械此係邊將之  
能事而應彪則藉公營私多造舩隻來賣京江價木直輸其家  
所聞騰播人莫不痛憤臣等論之蓋出於此今見備邊司回

啓之辭一則曰先破賊舩仍為捍後一則曰稟報上司因此訛  
傳以臣等所論有若夫實者然臣等俱以無狀待罪言地言不  
能取信不可覲然仍冒請 命適斥臣等之職 答曰勿辭

待退

論物 ○憲府

啓曰大司諫李尚毅司諫金大來獻納尹皓正言

李久澄柳穡並引嫌而退有聞輒論乃言官之責也今此李應  
彪見賊先遁之狀販舩私取之說播在人口莫不痛憤諫院之

啓實出於公共有何失實之事乎別無可避之嫌請李尚毅等  
出仕 荅曰依啓○諫院 啓曰全羅右水使李應彪前為加

里浦僉使時與水使李億祺同在戰所約以死生及億祺與賊  
鏖戰之時應彪見其勢孤促櫓先遁仍致億祺之敗死至今舟  
師之人莫不痛憤論以軍律合置重典而罪則不加反蒙拔擢  
為應彪者所當感激沫血思報 國恩之萬一而及赴本鎮專  
事剝割酷用刑杖多造船隻私自販賣價物公然輸入其家其  
縱恣無忌之罪不可不懲請 命罷職 荅曰依啓○戊寅○

以李時言為平安兵使金太虛為慶尚左道兵使鄭應聖為全  
羅右道水使姜籤為司僕寺正洪湜為司憲府執義李好義為  
司憲府掌令柳持平當大庭試以世中時為司憲府持平○已

卯○蕪慶尚等四道都體察使從事官以體察使李德馨意秘

密 啓曰倭使既稱八九月間當再來當初全繼信等過海時  
約以休靜回報在於九月間其時似當令惟政往見而致其師  
之語以解賊謀但回答之語必先定主意然後可以觀勢善

辭若早晚許於絕影島開市則措語之際微露其意而待軍門  
委官出來再圖議處可也若與關市而終不許則又當以天  
朝為諉而直告之此事不量後尾有所輕處則一許之後其憂  
反有甚焉惟當將計取計以縻此賊而畢竟相講天朝委官  
而托言處之似為稍勝統論其利害則如此矣第以自上年以  
來多般費辭遷退至今當准政回話之時狡倭顯望其處置而  
辭語無歸宿之處聽之缺然則明春必有哄賚之舉此不可不  
慮也大槩彼賊失望則促目前之禍我國輕許則貽後日之悔  
兩端處置極為重難邊事安危成敗都係於此機請令備邊司  
廣收羣議得其長策裁度施行上年柳根賚奏徃來之後倭  
人連續來到要言赫語前後不一其實陳奏順討於某使臣  
之行使天朝洞知此賊情形亦似便益敢此並稟傳曰允  
○庚辰○王世子問安○成均館啓曰大成殿畢役  
奉安事曾已啓下矣今日已為奉安則廟貌重新庭樹  
依舊不勝感幸但東西廡神門因力綿未得一時修建前日收

拾米布略有餘資已燻瓦訥亦多餘資石役則因舊添新亦不至多費人力但該入材木絕乏若及今秋遣有計慮館員一員帶同監役官一員俵上年例派遣江原黃海忠清有材木慶興各道監司從使相議量數採辦令於明年解冰後輸送則兩廡神門等役可及今秋完了瞻觀無欠矣今若停役後日當為新局材力必倍入矣敢 啓 傳曰允○辛巳○卯正 上御別殿

講周易離卦李德馨曰易傳以卦象推明天下之物理其象雖似難曉其義則無非真實之理至於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之句乃極言天地之化聖人之聖此與中庸首章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等語相為表裏天地聖人之功用雖極廣大而其道則至誠之外更無他道其工夫則存養省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無所偏倚及其發也有所相感則於是有所南之北為善為惡之歧善者約之歸之於正接物之際要使泛應曲當無一不出於正則相感之道自然亨通人君欲正朝廷百官須先正其心相感之際不離於正唐虞之時羣臣和睦

濟濟相讓亦由於聖人至誠相感之正人君所當體念也若此誠斯須間斷則不可謂之誠也 上曰領相之言極其至矣學問之深可以見矣成沫曰德馨之言善矣臣何敢更有所陳而苟能至誠以動之金石可通鬼神可格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誠之效也 殿下三十年臨御以來推誠御下無游畷聲色之過而亂生不夷民未蒙澤自 上宜反躬自省參以古訓自念以為無乃一號一令有所未盡而然耶益修格致誠正之功勩精圖治常加兢惕於心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戒謹恐懼不敢小忽動靜之間恒存於心上可也伏見近來天灾時變疊見層出非尋常文具所可救也莫若慎於隱微察於幽獨念茲在茲惟篤誠信不獨責效於文為之末節則朝廷庶可和平萬民庶可蒙澤矣崇儉節用在當今急務大亂之後民心渙散物力蕩竭自 上雖屢勤傳教而下無奉行之臣煩文末節無所用也德馨曰時事已到十分地頭而人心翫愒致力於末節後靡之漸日益上下惕慮無忘在莛之日可也

史臣曰若李德馨成沫之啓可謂隨事進規深得告君之體矣人君苟能悅而能繹從而能改中興之美不難致也而猶有有所未盡焉者惜哉

○以備忘 傳于政院曰黃廷彧年老元勳放送可矣當賊臣鄭澈盜竊國命廣植私黨脅制朝廷兇焰滔天咸福生殺皆在其手人莫敢出一言洪汝諄奮不顧身率諸同僚伏闕抗章直斥其罪幸而姦兇伏辜自是之後汝諄為奸黨所讎構陷者屢矣數年前因一時紛拏至於削職門外黜送豈不冤哉可放送職牒還給

史臣曰廷彧屈節讎庭有覆載難容之罪汝諄當壬辰變初身居本兵敗誤國事逮己亥庚子年間致朝著壞亂紛擾士論不與焉二人俱以椒掖姻亞一朝並釋中外駭愕

○壬午○備邊司郎廳以大臣意 啓曰前日功臣都監 啓辭內清難征倭勾管磨鍊元勳令大臣商議啓稟施行事 允下矣清難功臣則上年以洪可臣勾管磨鍊洪可臣斯速下諭上

來使之磨勘宜當征倭功臣則權慄李舜臣等俱已身死此外  
主管磨鍊之人臣等亦未知某人為可且却賊復國之功都在  
聖上至誠事大而天朝曲為救濟耳我國諸臣雖有些少勤  
勞亦是職分內事有何殊勲可紀臣等之意扈從征倭似不  
當區別戰陣宣力表表者聖鑑已為洞燭拈出若干人通融  
磨鍊恐合事宜唯在上裁但征倭叅錄者示扈從諸臣過為  
忽略則後日將士之心不無缺然亦為可慮敢並稟傳曰  
允羣議如此則合錄亦可但今次賊變前古所未有之變此則  
眇末之所致而天朝發兵驅除恢復疆土此又前古所未有  
之功此則扈從諸臣之忠豈他人之所為乎且力戰將士雖不  
可不錄我國將士實無卻賊之功其中叅酌得宜磨鍊不可猥  
濫大槩合錄與否令元勳更議酌處○以金晬為刑曹判書李用  
淳為知中樞府事鄭仁弘為大司憲李光庭為僉知中樞府事  
金宇顥為弘文館副提學李有中為工曹叅判禹伏龍為忠清  
監司○癸未○傳于政院曰大司憲鄭仁弘上來事下諭時以

不得不上來之意政院措辭敦諭○功臣都監以元勳意 啓

曰臣恒福意壬辰之初職在樞要義難奔避只得棄馬隨行而已毫無所事而猥忝元勳視諸將汗馬之功心甚愧慙及承錄

勳之 命適忝大臣之位職當定功勳次深恐諸將之勞及居

臣等之下故欲別為磨鍊使隆相等今廟議如是自前定功專

在 廟堂詢問或及元勳臣何敢更容他意臣崑壽意 扈從

是 大駕西幸時扈從諸臣征倭是征討倭寇將士兩件事名

義自不相同似不必強合為一且征倭功勞等第又非扈從之

臣所能詳其輕重虛實若得參詳得中俾無濫漏之弊必須別

使詳知首末之人自為句管隨所見知從實講定恐為得宜敢

啓 傳曰若合錄則其名彌何以為之先為勘定以啓○甲申

○乙酉○有政○憲府 啓曰黃廷或陷在賊庭之日背弃

君父甘心屈膝至為讎賊割地要和偃然通書於本國秀吉則

稱以 殿下於 殿下則不書臣字論以王法罪在罔赦而竟

保首領得返田廬 聖上待勳舊之意已為至矣曾未數年繼



下全釋之

命凡係贍聆莫不駭憤請亟收成命以快輿情

荅曰臨年勲舊全釋不妨何必論之○獻納尹晷來

大司諫官  
諱未肅拜

司諫金大來正言  
柳禧蔡衡未肅拜

啓曰及第黃廷或陷在賊庭及面屈膝以關

伯稱

殿下於本朝不稱臣偃然通書至請割地背本國從他

國罪關十惡此八議之所不得應議者而特以年老元勲之故

既許放歸

聖上優老待功之意至矣盡矣雖使之老死田里

亦榮矣豈合全釋其罪復使偃息於都下哉放送之 命一下

物情莫不痛憤請

命還收益山郡守李觀壽家在恩津地距

本郡一日程官庫之物馱輸絡繹聞者莫不駭愕請

命罷職

通津縣監沈淪怠棄官事加以貪婪使畿甸稍完之邑日就殘

弊如此之人不可一日在官請 命罷職 荅曰黃廷或墓木

拱矣元勲之人也放釋未為不可餘依啓

史臣曰廷或罪通天地縱有元勲不可赦也兩司之論出於

公共自

上猶不快從時論歎之

荅兵曹佐郎鄭仁涵疏曰省疏嘉爾讜直

仁涵仁弘之從弟爲  
人愚劣疏中有曰舜

舉卑陶而不仁者遂指仁弘也又曰頃日備忘裏不曰大聖人所為出於尋常萬萬也措放設諄也

乎發端深陳危急之狀故以諄直褒之有以也夫

諄無氣節

○丙戌○卯正

上御別殿

講周易咸卦

領事柳永慶同知事李好閔特進官申礪尹承吉叅贊官柳永詢司諫金大來掌令李好義侍讀官李愷典經丁好善入侍上讀前所受咸序卦止感通之理侍讀官李愷進講自象曰山上有澤止可吝之甚也音二遍釋一遍 上讀新所受音釋各一遍李愷曰註言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又言虛中者無我也無我者無私心之謂也周濂溪通書云無慾則虛靜虛靜則明明則通通者通天下之理也程子曰有主則虛無主則實虛以受人非但學者所當體念人君以一人之身聰明才智有限而萬機至煩庶務至衆若不虛心而廣受人則其何能濟自上尤宜體念也好閔曰相感之深無如男女故以此取譬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夫婦至親密也而道行乎其間是以難耳雖不能無感而要須不失其正也愷曰九三咸其股九三以陽剛之

才居下之上當以正道自持以感於陽願乃應於上六之陰是不能自守者也為其上者亦不能以正道待之及信親近褻御之言而用之則是上下俱失其道私情勝而蔑公義用舍是非終不至於顛倒者鮮矣可不戒哉聖經垂訓之意深矣人君所當惕念處也○丁亥○憲府 啓曰前啓黃廷或事 答曰已諭不允

○諫院

啓曰前啓黃廷或事

答曰臨年勲舊放送為可○戊子○憲

府 啓曰前啓黃廷或事

答曰累年放黜今其年老臨死可以釋之矣待

勲舊不可不如是不允○諫院

啓曰前啓黃廷或事

答曰與答府同○大雨

自月初桓雨少晴至是連數日大雨如注平地漲溢禾粟損傷民失而歲之望

○己丑○憲府

啓曰

前啓黃廷或事

答曰已為密酌放釋今不可還收○諫院

啓曰前啓黃廷或事

閩帥之任兩界尤重殺人者死邦有常刑平安兵使李時言名雖武夫位列鄉宰敢於白晝廣衆中拔劍殺人得免刑章已為失法而曾未閱歲遽膺閩帥重寄物情駭異請命罷職監司之職古稱方伯固非人人所堪冒况是湖西素號難治之地屢經逆變人心洶懼潰散已甚安集鎮定之責視他道尤重新

監司禹伏龍殺身門蔭雖得幹能之名攬轡澄清決難付諸此人之手請命適差潭陽府使具定邦為人汎濫赴任之後縱

其家奴防納本邑貢物又令子弟私作衙屯田發民耕耘以為自用之計如此之人不可一日在官重貽民害請命罷職

答曰黃廷或事

同府

李時言事不可與殺人同論關西閩寄非

此人不可何可罷我人君用人安問出身與否人之才器亦不係此禹伏龍不可適差具定邦依啟

史臣曰廷或罪通天地臺諫之論出於公共而上猶不快從

欲以勲舊姻婭之故而赦之其何以服人心而懲罪惡哉

宣士

八月朔庚寅○上在貞陵洞行宮○憲府 啓曰前啓黃廷或事 答

曰不可還收使之得返舊居以終其年○諫院 啓曰前啓黃廷或事

及禹伏龍請適李時言請罷事新 啓金溝縣令張經世為人昏劣政

委下吏民受其弊怨咨日甚本縣乃沿路殘邑凋弊莫甚蘇殘起弊之

責決難付諸此人請 命罷職其代十分擇遣 答曰黃廷或何可還

收使之得返舊居以終其年李時言禹伏龍不可罷適張經世依啓○

賜嘉禮時正副使金命元韓應寅以下賞給有差傳 教官都承旨南

瑾都廳尹析金庭睦各加一資

史臣曰爵賞所以懋功德也因喜濫施古人所戒都廳則有終始

奔走之勞猶之可也承旨則暫時傳 命而已至陞宰列不已濫

乎舊例色承旨傳 命而瑾自代為之終得重加時論以此尤

鄙之

○以備忘記 傳曰在前儒生殿講有規式依舊例取稟可也全經

文臣亦啓下○辛卯○卯正 上御別殿講周易咸卦懋曰九四以爻

次言之當曰感其心而不然者此卦專主於感故不復言心先儒曰咸

主無心者着一心字則有所著兩感不得也或又以為晦腓股在外顯

著故取象心則在內而不見故不言也大槩道貴虛中虛中之要捨主敬何所著功 上曰真正自然則能感應矣若先有心於感則不能也慙曰極言天地感應之道乃曰日往月來寒往暑來之義末乃言學問之要功用之極領事李德馨曰能主敬則清明在躬其應無窮 上曰吾儒之言恒曰主敬欲以敬存諸心是有著於一敬字中却不得虛此心不一如何得呀謂虛中也

史臣曰 上之此言近於禪學似欠於直內脩身之義心無存主處何能得虛中故先儒曰靜時須用敬又曰一敬足以敵千邪無此則心且外馳矣若不用主一無適之工夫而但欲此心之虛則是虛無而已寂滅而已又焉能直內而修身以至感人而天下平之盛也侍講之臣徒務以湛然無著 啓之而不 啓所以湛然者即主一之效惜哉

德馨曰能敬則此心如止水之不動明鏡之無疵無所不昭而其應無窮慙曰感應之道在人皆然人君繼天立極無私黨偏廓然大公乃有以感天下若有所偏倚則所感不過左右私昵焉能感天下之人才而無所不通乎如高宗之帝賚良弼乃思無邪至誠感動之效天且不

違而況於人乎德馨曰講官之言甚好先儒曰人君當先防其未萌之  
欲若能清萬化之原以虛受人則天下萬善皆歸於己若一彌令之間  
有一毫私意間之則所施不廣所感不周矣○成均館進士崔克謙等  
上疏以五賢從祀事 答曰深嘉爾等之意但此重事難於輕舉所以  
自前陳疏非一而未即行者宜知之

史臣曰五賢闡明道學用夏變夷其有功於斯文為大配享 文廟  
宜也非借也至如崔薛之倫亦得勞苾之報而以五賢之盛久欠從  
祀之典士林之所共嘆也以重新 聖廟事類創始尤當舉行於此  
際而 上教以輕舉為難館疏至再而遽止惜也

○諫院 啓曰前 啓黃廷彥事 答曰已諭不允○憲府 啓曰前啓

黃廷彥事揚州牧使呂裕吉前任公州唐將刷馬之價多無置處及到  
本州徵闕太濫闔境怨咨使畿甸重地日就凋弊請 命罷職臨事奔

走乃臣子職分之當然今此嘉禮時執事之官因一時微勞至膺重加  
爵賞之濫莫此為甚哉 命一下物情俱駭請都監都廳尹祈金庭睦

及傳 教官南瑾等加資并 命改正 答曰黃廷彥已諭不允尹祈

等加資不可改之呂裕吉依啓○有政○以成誅為忠清監司申滌

量局為黃海監司盧稷有幹局而為同知中樞府事鄭協鍾於為承文

院判校權用中為人為內資寺正朴震元為直講柳澗為弘文館副修

撰趙中立為禮曹佐郎禹伏龍為羅州牧使李世溫為揚州牧使○壬

辰○憲府 啓黃廷彘事嘉禮時加資事 答曰黃廷彘今可放矣不

須論執加資事大禮事體重加資未為不可亦不須論之○諫院 啓

前 啓黃廷彘事今可放矣不須論執○備邊司秘密 啓曰橘倭纔

回本島今此倭人十四名又率被虜人口二百二十九名而來要探我

國事情即刻左水使李雲龍以撥馬馳送其書 啓臣等看得

此賊屢遣被擄人佯示誠款而潛為恐脅之語以試我 國此後亦必

頻數出來矣此倭等久留有弊今當答曰爾等之情我 國具報 天

朝而 天朝論議不一尚未有回下鍊兵將官方巡全慶兩道海邊而

內臣高太府委官以密探本 國機事之故留連王京事體不便故不

能悉及 天朝早晚必有回報回報若來則我國當說與爾等知之以此

辭緣令承文院急速磨鍊書啓撥馬馳送且給米石以酬其刷還之勤使

之速為發回宜當倭使與被擄人連絡出來他日零賊之發於不意亦

當蓄念預防舟師諸事倍加申飭設伏巡邏毋致少懈事本道巡察使



統制使水使震并急撥馬知委申飭何如 答曰久○癸巳○卯正

上御別殿講周易咸卦○甲午○諫院 啓曰前 啓黃廷或事 答

曰已諭不允○憲府 啓曰前 啓黃廷或事嘉禮時加資事 答曰

并已諭不允○乙未○卯正 上御別殿講周易咸卦 上曰周易深

奧義甚難曉德馨曰易經聖人取象數而設卦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

天地變化吉凶消長之理莫不具載其實不出於陰陽道體之外程傳

發明義理本義主言占說占固是易之本義然唯理無窮理既明則數

不足言而千萬古處變之道不外是矣故先儒之說以為程傳最精

上曰恒字是恒字而此則心傍一日下不畫一字者何義耶愛寅曰字

義云立心如一日為恒俗用一日下又畫一者非也德馨曰天地之道

無他只是至誠無息而已中庸曰文王之德純亦不已以大聖言之與

天地合其德以學者言之致曲有誠推極其至日用行事上必自儉而

毋自欺日日新之以進乎道若少有間斷則道非其道而非恒久之道

也○憲府 啓曰前 啓黃廷或事嘉禮時加資事 答曰已諭不允

○諫院 啓曰前 啓黃廷或事潭陽府使宋夢龍為人庸劣年且衰

耗湖南繁劇之地決難堪任請 命適差其代以文武中有才略人十

分擇遣 答曰黃廷彘事已論不允宋慶龍事依啓○丙申○諫院

啓曰前 啓黃廷彘事 答曰已論不允○憲府 啓曰前 啓黃廷

彘事 答曰已論不允○禮曹 啓曰承文院 啓辭內 中殿冊封

王世子冊封 奏請時 皇太子前并為奏本與否及方物有無令禮

曹預為議定事 傳曰允 皇太子前不當并奏事 傳教矣既有

啓本方物似難獨無敢 稟 傳曰允○丁酉○諫院 啓曰前 啓

黃廷彘事 答曰依啓○憲府前 啓黃廷彘事 答曰依啓

史臣曰廷彘忘君附賊罪通於天地全釋之 命固出於私至於臺

諫以論則從之蓋公論呀在辭順理直雖允主不得不從况 聖明

乎信乎孟子之言曰吾君不能謂之賊人臣苟能隨事善陳勿欺而

犯則何患人主之不從諫如流哉噫方廷彘釋日以恩私蒙放赦

者固非一廷彘而臺論有所未及惜也

○戊戌○政院玉堂請 東宮問 安時世子患瘵熱之證久而不寧故問安○己亥○

憲府 啓曰掌令李好義引爨而退言官既在時推之中勢難在職

請 命適差 中朝節日進獻禮物之數自有常規而今次冬至使之

行黃紅紬未備之數多至六十餘匹此雖由於該司怠忽不謹之

所致戶曹亦不能前期檢察使進獻莫大之事虧闕若此將不免顛倒  
駭愕莫甚請濟用監色官員先罷後推戶曹色郎廳罷職堂上推考  
答曰並依啓濟用監色官吏拿鞫○庚子○卯時 上行千秋望 宮  
禮○憲府 啓曰亂離以後京中士子散處四方今聞別舉之奇貧寒  
士子難於久留臨時來萃因設曹事目方應小學考講而許多舉子一  
二日內決不得畢講將使蕪辜停舉事甚未安請該曹考講事目姑  
為停止過試後各別前期知委舉行 答曰不為預先來講不為舉  
行事目此亦未便不為考講則雜人來赴不可不為令該曹察處○吏  
批以洪慶臣為承文院判校黃致誠為尚衣院正姜籤為侍講院輔德  
鄭協為議政府舍人趙庭堅為司憲府掌令文勵為侍講院弼善李善  
復為兵曹佐郎李光胤為弘文館修撰李俛為潭陽府使○辛丑○憲  
府 啓曰楊州牧使李世溫前為守令時多有貪黷泛濫之事畿甸殘  
破之地不可付諸此人請 命罷職赴舉士子必前期錄名均數分所  
掛榜丸會而今此小學之講尚未得畢試場只隔半日錄名分所等事  
決未及為之請姑停考講急速錄名分所俾無顛倒難處之患 答曰  
依啓○諫院 啓曰亂後武科取士其數極多此雖專為防戍一事而

公私賤隸無不竊捷已多混雜之譏至於不識一字未記姓名者大半皆是一出仕路漫不省文簿壞事莫甚今此海陣別舉非徒京外諸般雜類亦皆紛榜黃綠請托種種奸濫之事有不可形言屢試規矩太歇且無講書其為混雜之弊必有甚於前日請令該曹更稟施行近來京中緩急預養之軍專靠訓練都濫而軍人之怨苦日以益甚此無非將官等多般侵害致有此弊也頃因 筵中 啓辭持令都監官軍任意使喚或跟隨差定之人摘發以 啓則為都監者所當一一按覈從實請罪而泛然歸罪於微末哨官數三人以為塞責之地至為未便有司堂上請 命推考知事邊良傑身為大將非徒不為鈐束管下諸將至於巡視旗字子各三名稱為陪人循環帶率且以私事任意使喚如或拒違則輒加棍打中軍以下將官以此效尤跟隨使喚人無不為及其 命下之後偃然與他提議聯名待罪有若不為身犯者然物情莫不痛憤請 命罷職 答曰依啓邊良傑事徐當發落○壬寅○辰初上行冬至使拜 表禮○傳于政院曰近日擇空日儒生徒試為之○領右相 啟曰臣等偶閱新印 皇華集其中有平壤行次韻 長篇內有身離草野哀天兵草間白骨如委積等句李提督攻城時賊莫敢

出拒半時陷城但於七星門內土窟圍攻時 天兵雖有中丸損傷其

日大捷威振黃海道沁道之賊一時盡空以壓卵建瓴之勢贊其成功

似未足以形容其壯烈今乃下語如此東征將士等見之其得無憊然

不平乎廣寧李揆兵與諸子必先見此集深以為歉此句令大提學刪

改印送似當此非閑漫詩句係關 天將實蹟故敢 啓 傳曰允

○甲申○以左議政三度<sub>三辭</sub> 答曰安心調理○禮曹 啓曰 中殿

冊封 王世子冊封奏請時 皇太子前不可全然致關方物則似當

為之更議施行事議于大臣則皆曰禮曹郎廳來 問皇太子前方物

應為與不應為臣等謂既無 啓本則方物不可無端封進矣無

啓本則方物不須為之事言送矣今承 下教更為商量以我 國之事

奏請而 皇太子前全然無所關由則 皇太子不知我 國使臣因某

事往來揆之情理似為未安臣亦有此意而但慮只備方物為未穩未

及更稟伏見 上教至為允當然則以奏請 啓本并磨鍊方物似不

可已敢 啓云矣 傳曰允○乙酉○弘文館 劄曰司諫金大來執

義洪湜并引嫌而退推鞠既畢之後既當仍留 啓辭而再請留門亦

涉未安大來之不得連 啓勢使然也至於湜則不過泛然酬答之語

尤無可避之嫌大駭 庭鞠方急不可以些少之事輕遽言官司諫金

大來執義洪湜並 命出仕 荅曰依啓○執義洪湜司諫金大來就

職而出○諫院 啓曰前啓遣良傑請罷事今此冬至赴 京使臣去

十三日辭 朝乃於十四日晝時行到慕華館武科呀奉 表過去所

內諸試官俱為停試起立而一行上下軍官通事輩無不偃然騎馬

穿過場屋至嚴之地非徒事體未安受 命經宿之後始離京都極為

駭愕請冬至使金功副使金時獻推考管押使金庭睦亦於十四日出去并

命推考 荅曰依啓○大提學李好閔 啓曰 中殿 誥命冠服

奏請 奏文大臣令臣撰出故臣搆思已久而其中一赦大有難便

者不得仰 稟當初 誥命冕服 奏請補賜之時 懿仁王后

已為昇遐故只請 大殿誥命冕服不並舉 王后而辭不明白致

令禮部並與 王后誥命之服而補給使臣之意以為 懿仁王后

雖已昇遐 誥命之服則當藏 宗廟不為分疏等受而歸是則

懿仁王后之計時未聞於 天朝而 天朝謂懿仁王后生前領受也

此是上年十月所補給也比事前於 誥命冕服謝表頭辭略為歷

及而 中朝人不無忽看而遺忘今若遽以新 妃誥命冠服為請則

天朝必有疑詰之弊此間措語臣不敢率爾撰定請令禮曹議于大臣商確 啓奪施行何如 傳曰據實以奏而已別無可議且預為撰定

啓下毋踵近日臨時顛窘之習○丙午○校書館以提調意 啓曰皇

華集平壤行次韻長篇內數句令大提學刪改事 兄下矣此數句刪

改處付標以 啓且末端臣好閉上兩使大人兩帖正使所答兩帖

愈意以為若存此則似若與 天使相詰正者然去之無妨云故並為

付標敢 稟 睿裁以備忘 答曰皇華集未盡處雖不得不改而當

初製呈之時已經 天使之眼其藁亦已覺去想必傳于中朝播諸人

口矣篇中四句語意文字全改之未知如何大抵皇華集只錄其相與

唱酬者以傳于後而已若所錄與所製異矣 中朝人見之以為遠接

使之歸必國中能詩者改撰 天使亦為致訝而與我所酬者何若是

其異乎此非遠接使之詩也恐所損非細設使在所當改此付標之句

尤似欠穩至於亦恩亭之稱故事 天使之主遠接使之有亭樹者以請詩若文以傳羅之蓋無忘角弓封植嘉

樹之意而遂因為桐願天後之來也幸好閣後舊例上帖于 天使曰

潘京東四十里許有水名南溪頗有林泉之勝戊戌歲謝恩朝 天使曰

欽賜賞銀奉以東歸語所親曰昔陸賈得南越金與諸子為擊鮮之費

是魯國所贈不過為飲啻賞若陪臣所受於 天子者則不可不圖示

永久使子孫傳之仍就買此地為桑樹終老之所雅亭未成手既成當

名之曰亦恩蓋東人一丘一壑之保皆出於 皇恩而又賜之金而得

真地起亭則亦恩也切念大人又皇上之使僅賜一詔以貴草萊則亦一思也顧回帖詰之曰據來啓既受天子洪恩而以亦字名亭似非承尊之義余此來尚不敢自比陸賈恐以尉晚辱貴邦而元非不善此則天使之言過矣但其陸賈之事引用之際未免偶失語勢以致天使之數言甚矣言語之難也以卿之才尚且如此今若去其兩帖則顧使所謂數數詰正之語後人不能詳其所指矣顧又賦詩曰陸賈當年發妙言尉佗黃屋改王門未聞南越之臣子結字疏畦戴漢恩子之妄見此詩蓋翻用遠接使之語隱然以我國比之南越其意險矣然詩句之語不足數也初見此集知卿有求章於天使之舉子戲而自言曰李卿之存心過於厚哉乞得伯夷之詩其將安用將揭之楣間賈誦泉石以為榮乎其欲以照耀江山輝映來世者無乃使風景增羞花柳失色者耶為此而漫勞乞詩竟見困於貪夫之口誠過於厚矣今因啓辭並及之以助卿一笑付標處及二帖當改與否問于大臣更議施行

史臣曰士之醜行莫甚於貪苟貪矣雖有少技尚奚足觀於此可以見聖上好惡之正為人臣者可不戒哉

○諫院

啓曰前啓邊良傑事

答曰夫有輕重罪有大小似聞大將



之所率自官定送雖未免使喚而豈至於罷職乎况大將事體非輕以使  
喚軍卒之故而大將罷職恐為不穩不允○傳于政院曰九月初九日  
謁 聖為之○丁未○禮曹 啓曰因諫院所 啓 傳曰此事非但  
古無之事極為駭愕何以十三日辭朝而十四日離京都經慕華館云  
乎不可尋常推考而已之事 傳教矣受 命之臣經宿離京果為可  
駭但曾見赴 京之行文書查對結果之際例致晚暮日勢若未及  
抵於站所則前途間落虛疎許多官負及方物更無依泊止宿之慮京  
營庫是城外且是公廨故因此不得已留宿於京營翌日登程者自前  
比比有之矣敢 啓 傳曰此必出於初頭作俑者不顧義理惟意之  
行又或因事勢之極難偶為此一事不得已之計遂成悖例於今日耳  
夫前人之行事有是有非只合擇其善者而從之若臨事不顧吾心之  
天惟按其前例而行之則所謂前例者未必是周公召公之所定古禮  
受命即行未聞潛伏於城下高卧於郊內是何行邁遲遲有若尋春奉  
表 京師其禮至嚴其君再拜而送之者豈欲使留宿於城南咫尺地  
乎○諫院 啓曰前啓邊良傑事 答曰不允○憲府 啓曰近來人懷  
自便臨事輒避課習因循略不顧忌駭愕莫甚今此文科兩所稱頌子

進差備官請令吏曹一一查出並命罷職 答曰依啓○戊申○春

秋館

啓曰累朝信史至今藏置於寧遠客舍此實非奉安之所不

早移置 膳書恐有意外之悔取考前 啓下事目則兼春秋十頁差

出使之就 實錄奉安之所而膳書其功役重大難於數年內完了若

不設法程督則遷延糜費是為可慮必須急速還為移安于江華設局

于京城中令本館堂上專掌勾管督率本館官員及兼春秋每日書役

定其課限堂上間日監捧月終計各員所書功役而入 啓然後可以

易就但 累朝實錄卷秩浩穰勢難一時繕完該應先書之卷逐旋取

來以便謄寫為當應行事目改磨鍊施行 答曰誠如啓辭但國家

多事明春 天使來矣未知將何以待之該曹自今盡罷諸務樽節猶

懼不濟似難設置一局姑待明年 天使回還後為之○己酉○午時

命放送羅德明宋宜黃孝吉林起門姜涉及誣告人尹慶祐權諶及前

日和賊時招辭所出囚人李汝讓等並數十人

特鄭濞等為疑獄李汝讓等為滯獄至是并

命放釋人皆感喜

史臣曰鄭濞奇孝曾不過為鄉曲中一武斷也時以和賊之變不得

渠魁特遣承旨購捕尹慶祐希望功賞始因權諶之愚得聞濞等武

斷之迹自以為得奇貨仍以附會其說唱和構捏至於進告承旨不察也 榻前之啓又未免差謬遂成大獄而終無實狀苟非聖明

洞燭無辜者幾於橫罹矣滌等數以豪強之罪獄事渙然冰釋何其幸歟 國法允告逆變不得實狀則反以其罪罪之者所以惡

誣告而重事體也非人主所得而私也慶祐之姦獨免焉中外駭憤以為誣告之輩將接迹於世而民無所措手足噫

出言請告者罪領議政李德馨顧謂臺中曰當釋者放逐時慶祐等唯累後脫械以少泄憤云

時推官以疑獄得釋為幸不敢

○庚戌○大司憲鄭仁弘祗受有 旨病重不得登途事書狀入 啓

傳于政院曰上來之意更為措辭下諭○諫院 啓曰正言蔡衡引嫌

而退查對之後日已抵暮留宿城外雖出於事勢之或然而宿 命之

失在所難免請 命適差 答曰依啓○以有 旨諭全羅監司韓浚

謙曰及第鄭滌曾以教唆蔡之穆上疏之事受刑被竄亂離後復職補

外頃年又被削去仕版之罪猶不悛改移居光陽海曲廣築田園多占

良民造船三隻專意於魚鹽興販之利侵漁豪奪取怨於民者甚多前

僉正奇孝曾自為義兵貿穀時處事安戾謗言盈路近年以來離其本

土不定厥居或東或西雄據海邊禁地侵奪寡弱聚畜牛馬多造船隻

專利魚鹽一道避役之人日集離底取愁之事無有紀極此二人武斷

鄉曲蔑法自恣之狀矧其詳細查覈得其實狀從速馳啓○辛亥○備

邊司

啓曰

奏請使李光庭

王世子請封使也

等發程臨迫而所費人情之

物極為略少恐不能周旋竣事故酌量加給事前已 啓稟未蒙 允

可趙挺之行既為多費人情今若到 京師有難處問迫之事則後悔

無及羣情皆以為慮聞該曹有無用濶參若干斤云量數加給何如惶

恐申 稟 傳曰自亂後赴 京使臣不以義自處臨事惟以行賄納賂

為事此不過惑於譯官之舌彼固無足道而此亦未為得也殊無意謂

然如是啓之依啓○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以備忘記 傳于

政院曰內司僕馬乃御馬也常時內乘及色官等不謹看養或致病傷

或致故失無意愛護視之如河魚腹患內司如此外司可知頻數摘奸

坐起檢察不謹者用於殿最並治下人俾無如此之弊言于提調○丙

辰○以禮曹 謁 聖時磨鍊啓目 傳曰謁 聖後取人出於箴

動之舉而以數行聯句決科發身近於僥倖在 先朝所取之數不多

或至三四人頃年以來頗為猥濫至於臺諫論啓今後勿為多取以祛

諸生少時先習對偶不務讀書之弊○以李好閔為同知中樞府事金洛

為命和中樞府事尹壽民為宗簿寺正韓百謙為司導寺正鄭穀為弘

文館應教姜籀為吏曹正郎趙希輔安毒之甚餘無足觀為成均館司成許筠為

成均館司藝李德洞為司憲府持平柳澗為弘文館副校理李志完為

吏曹佐郎柳穡為兵曹佐郎林懔為兵曹佐郎金瑩為藝文館奉教

李民憲為藝文館檢閱李光岳為龜城府使禹俊民為呂州牧使尹義

立為楊州牧使安大奇為龍川郡守朴汝楸為慶尚道都事○丁巳○垂

慶尚等道都體察使 啓曰忠州當兩嶺門戶據 國上游乃是緊關

巨鎮而亂後尤甚蕩敗不成模樣而近聞以撥馬立待之事輪定民間

出布一年所費極為不貲民甚苦之當初撥馬設立事前體察使李元

真在任時已為分付設立而臣上年見一路各驛凋弊見存驛馬難以

立撥乃請於沿路招募閑雜人別為完護差定撥軍以便遞傳邊報而

撥馬並立事該司覆議慮其有弊不為施行矣今聞忠州沿路撥軍

被侵多散而責立撥馬重貽民弊此乃本官不為致察委政下吏而

使民怨日增也請收使成好善罷黜其代極擇差遣以責修葺巨鎮何

如傳曰兪○戊午○憲府 啓曰赴試舉子必須平均分所無彼此多寡

之不同而今此謂 聖初試錄名時入門官循情許錄不為推移均數

以致赴舉之際其數懸殊此由舉子爭赴二所故也其於國試莫重之舉任意操縱以啓後弊之罪大矣請次知入門官罷職 荅曰依啓

○已未○傳于政院曰文廟重新私為謁 聖况營建未畢今次幸學

時某物賜給于成均館然酌施行事言于戶曹戶曹 啓曰 聖教及

此右文崇學之意至矣盡矣凡在瞻聆孰不感激臣等不敢以 國儲

竭乏為辭木綿一百五十匹正布一百匹令該官臨時進排何如 傳

曰允○戶曹 啓曰今此 謁聖後有取人之舉文武科總榜人所著冠

服禮曹依平時例令各該司造作待令矣當此國儲匱乏之日許多各

人冠服勢難自官備給紅牌及賜花外其餘冠服使之各自覓着宜當

傳曰允

寅士

九月朔庚申○上在貞陵洞行宮○諫院 啓曰江華府使趙存性以

秩高文官不思 朝廷擇遣之意托公營私無所不至責民徼瓦輸送

其家其他貪縱貽弊之狀舉此可知請 命罷職軍器寺判官李麟壬

辰之亂屬於義兵避亂人牛馬恣行恟奪其後為屯田官所出之穀托

稱失火公然偷用其貪悖之狀極矣而又保官爵物情莫不痛惋請

命罷職 答曰依啓○辛酉○壬戌○政院 啓曰茲者日氣不寒不

熱寒暖適中政當頒 御經筵之時而開遮未久旋廢日久臣等職忝

近密之地區區之心不勝未安惶恐敢 啓都承旨南瑾左承旨柳承

升而章右副承旨李發九司副承旨權快 傳曰予亦已知疑有其言政院之此言非愛予不

能也但近患痢疾不能御經筵數日來氣頗差欲將御耳予觀朝臣等

今日纔出明日呈單已至於政院矣其視玉堂如唐瘡之所在于亦欲

受由於朝廷數旬調息如何政院乃近臣也茲發此言以資一哂○

未時洒雪○癸亥○卯正 上御別殿講周易恒卦參贊官朴而章曰

初與四相應處常則正道也而此則初乃柔暗之人而四則震體而陽

性以剛居高志上而不下初乃不能守常又不能度勢而求望者深故

其象如此知事洪進曰恒者以中之義人須有恒心乃能持守也人而

不恒不可以作巫醫恒亦不是惡德後恒則不能隨時處中暗於變通  
故凶也動靜合理則恒久而不失乎正也光胤曰九三陽爻得其所矣  
而志從於上亦不能安處於恒失巽之義故云不恒也○傳于政院曰  
皇太子殿但為禮物而似不為 啓本矣何以為之察啓回 啓曰兩  
遭奏請時 皇太子前并為奏本與否及方物有無承文院去八月初  
五日 啓請該曹議定 傳曰允 皇太子前不當並奏事 啓下而  
同月初九日禮曹因方物定奪請收議大臣大臣議以為既無啓本則  
方物不須為之以此入 啓兩 皇太子前不可全然致闕更議施行  
事 傳教故同月十三日該曹收議內 皇太子前全然無所關由則  
不知我國使臣因某事往來似為未安以 奏請之意略為 啓本并磨  
鍊方物似不可已 傳曰兄事 啓下矣 傳曰 皇太子前不當并  
奏事曾為 傳教蓋 太子之道行曰撫軍守曰監國此外朝政非當預  
錫命封爵豈其冝聞在 太子於義有可嫌在我國於禮有未安此  
非細故係關天下大禮 中朝之人上本請誥命出於通報者非止一  
二而未見有如此之例子之初意則只欲封進方物上 奏請本則不合  
并陳須更議詳察得宜而處之君子承文院○甲子○以政院左議政



金命元所啓 拜陵停止事無義落取 稟 傳曰或因 天將或因  
事故未得拜 陵既曰不可以停矣○乙丑○卯正 上御別殿講  
周易恒卦澗曰恒者常也而有二義有不易之義有不已之義徒守不  
易則泥於常而不知變徒守不已則過於動而失其正處恒為難也六  
五君位也以陰柔而失陽剛之德膠守而不知變則丈夫猶凶况人君  
乎九四則以陽居陰處非其所用而無禽喻其失道也上六是恒之極  
又震之終主於動而無節故直謂之凶也○禮曹 啓曰 文廟酌獻  
禮別為祭文事議于大臣則領議政李德馨以為依該曹啓辭為之似  
當左議政金命元右議政柳永慶以為禮文中酌獻則雖無祭文而  
聖廟重新初行盛禮似不可拘於平時之例別為措辭以告致祭之由  
似為宜當大臣之議如此 傳曰允○丙寅○諫院 啓曰西部主簿  
黃自中一家之內顯有恃戾之行至今其妻不得其死如此之人不可  
齒在衣冠之列請 命削去仕版及賊天下之極惡人人所當請誅若  
其按覈自有 朝廷非外官所可自擅沔川郡守朴蘭英頃於逆黨逮  
捕之時不辨玉石徑先下手慘毒殘酷無所不至一境之民歎駭為散  
非徒窮閭下戶十室九空淫刑之下冤枉居多而敢以不下一杖箇箇

承服報監司轉聞其欺罔 朝廷希功倖賞之狀極矣請 命罷職

罪狀聞者莫不駭憤壺論久而郎官之選彌稱應宿固非人人所可置

不發人威怒之至是始及焉 據而近來專不擇授名微望輕者庸雜苟充至於門蔭筮仕之人循例

填差名器之輕莫此為甚請令該曹表表知名者外一一汰去以清仕

路滿浦為鎮密邇胡地老酋偵探絡繹不絕策應防備專在鎮將而僉

使申景澄為人庸劣且不解文不可以委重任致誤機事請 命寔差

其代以有才略之人十分擇遣 答曰依啓○丁卯○禮曹 啓曰文

廟酌獻禮後五禮儀只有視學之儀而儒生製述武科試射等禮則禮

文中無之今此兩款就五禮儀文科殿試武科殿試儀容以前例磨鍊

以 啓矣但 視學之禮則 王世子當為入參而文科殿試之儀則

王世子無入參之儀故今此明倫堂出題時武科試射時 王世子以并

不入參磨鍊矣第念自今初行盛禮中外多士聳觀 王世子既已隨

駕明倫堂出題時又武科試射時 王世子似當并為入參而禮文不

載之事臣等不敢擅定何以為之敢稟 傳曰既無禮文出題時雖不

必參武科時入 侍不妨○政院以文科試官望筒入 啓曰文臣試官

則只踏 啓字而下後有頃無頃知之然後全數 命牌明日落點矣

政院 啓曰未知前規試官今日命牌事入 啓前例問之則只捧甘

結于各其司知有頃與否然後落點則到試所後為之云矣 傳曰試

官到試所明日落點而下乎前例察為之回 啓曰今日則只 啓下落

點則到試所為之云矣 傳曰知○戊辰○行 文廟 謁 聖禮○

寅時 上御明倫堂出題 王世子隨察試官率諸生行四拜○寅末

上還御下輦臺王世子隨參試武才○諫院 啓曰正言曹倬引嫌而

退臺諫方在時推中執難在職請 命適差 親享 聖廟其禮極嚴各

該有司所當恪謹曲盡俾無窘迫顛倒之患而 欽賜冕服初無方心

而尚方不察不為預造及其 臨祭至勤 聖教終致久闕苟簡行禮

不職極矣 配位奠爵只奠復聖公一位未遍以下三位之前典儀

徑唱引降復位 王世子已出陪 祭百官未出之前徑唱望瘞仍為

先出 祭執事顛錯甚矣自 上行禮之時 文宣王樽所 立位誤

設於 配位樽所而不為檢舉政院之不察大矣諸生等初四拜之後

徑先罷散而四館不能整齊其失重矣請尚衣院提調色官負通禮院

典儀四館主掌官行首掌務並 命罷職色承旨推考 啓曰方心非

不造也造之而今不為費來非提調之所失也乃色官不察之致也

承旨無所失勿推餘依啓○憲府 啓曰今日 文廟行禮時尚衣院

冕服方心不為賚來致令 禮服欠缺其慢忽不察之罪不可不懲請色

官負罷職 答曰依啓○申時 上還宮○取入文科安旭等五人武科

張潤等二十五人○己巳○謁 聖別試文武科唱榜○百官陳賀○

傳于吏批曰王子師傳必極一代之選有德行之人可為師表比人等

可合與否吏批 啓曰 王子師傳擬望之人皆以生進因公薦授職

而作散者皆有名行與前日差除者無異故議擬今承 上教極一

代之選可為師表與否則臣等亦未解的知後日可合有德行之人更為博

訪擬望何如 傳曰兪○庚午○辛未○忠清道觀察使柳根拜辭後

啓曰蟻蝨微臣猥蒙 寵擢待罪宰臣之後再有湖西之命昇之以撫

磨鎮定之責於再經兵燹屢起逆變之餘責望益重則報效尤難以臣

之愚不知所處臣竊念湖西民力竭已久矣諭以空言不若施之實惠

今年田稅既以下之中磨鍊又將以田結徵納租斗以為官儲而本道

種種弊瘼難以悉舉姑以其大者言之一年舟師口糧少不下數千餘

石今將責辦民間若於到界之初遽先以徵歛出令則民必駭散誠非

細憂今年山邑田稅數千石姑為從輕作布買米於公海之地以供舟

師之糧裁其濶狹備造田稅本數上納于京倉則山邑之民可免轉輸  
納倉之弊道內之民亦不知科外侵徵之患而戶曹亦不失田稅元數  
請令戶曹依此施行以紓湖西一分民力惶恐敢稟 傳曰令戶曹  
酌處○禮曹 啓曰 宗廟及 孝敬殿樂器今方造成自冬享大祭  
將為用樂矣掌樂院牒報于本曹曰 孝敬殿樂器當以 昭敬殿例  
為之而今秋享 大祭祭禮一依 宗廟例已為行之今此樂器當用  
何禮云臣等據此查得 北敬殿乃 恭惠王后魂殿也與今 孝敬  
殿正同考諸樂學軌範則 昭敬殿祭樂與 懿廟同而 懿廟之祭樂  
比之 宗廟則其豐約大相懸殊 宗廟則迎神奠幣奏保太平進饌  
奏豐安之樂初獻奏保大平亞終獻奏定大業徹籩豆奏雍安之樂送  
神奏興安之樂其進俱有文武之舞樂章載在五禮儀至於 昭敬殿  
則密神奏洛陽春初獻奏猗歎曲亞獻奏維上曲終獻奏淑淑聖曲辭神  
奏洛陽春樂章當記德撰述別為製述無文武舞又無軒蓋未入 廟  
之前則其祭禮自當不同饌品樂器亦當降殺故也今欲依 昭敬殿  
例磨鍊樂章則秋享時祭禮已用 宗廟之禮依 宗廟例磨鍊樂章  
則非但有乖於前規其樂章之辭大不相稱事係莫重請令大臣商議

定奪施行何如 傳曰先事

傳教矣議于大臣則領議政鰲城府

院君李恒福左議政金命元知中樞府事尹承勳右議政柳永慶等

以為保太平定大業等樂為 太祖而薦之於

宗廟耳

宗廟之

樂不可混用於

孝敬殿秋享時雖或率爾用之豈容再設依

昭敬

例別撰樂章以為宜當云大臣之意如此何以為之敢

啓

傳曰依

議○王世子行書迺朝講禮右副賓客竒自獻弼善文勵司書李民宥

入侍講孟子

王世子曰戴不勝非尋常諸大夫之類必是秉政之人

苟善人則胡不引進衆賢乎民宥曰戴不勝只以薛居州為恰好底

人而不知為孟子不能進之於王舉國而聽之則其為人無足言矣宜

乎宋之危亡而不能救也勸曰孟子此言蓋不滿戴不勝而發也民宥

曰君子衆然後可以左右輔翼而薰陶德性故宋拓宗初程伊川上劄

云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官妻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

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此本孟子之意而其說為益切矣○壬申

○朝

王世子問

安○憲府

啓曰定遠君瑋宮奴五六人狹媚橫

行於街路之際與河原君銜宮奴相詰仍盡率其宮奴明火持杖於河

原夫人之家夫人至被拘鎖於定遠之門寧堤君錫齡益城君享齡等

涕泣哀乞僅得脫還夫人所寓非他官家之比乃大院君神位奉安

之所而定原之待河原夫人不當若此凡在瞻聆莫不驚愕請定遠君

瑀罷職其宮奴作亂者拿鞫定罪 答曰此事極駭當察而處之○諫

院 啓曰本月初十月初昏定遠君家奴七人挾娼過河原君家前河

原家奴不意突出繞避爭挾仍為歐鬪定遠家奴即率其班奴輩明火

持杖闖入河原君宮裡無數作亂打盡家產事出蒼遽河原夫人罔知

所措慮有意外之事盡與諸侍婢環立自衛之際定遠奴輩肆然無忌

盡為驅出直至塞門洞新宮拘鎖一處寧堤君錫齡益城君享齡聞奇

馳到百般哀乞猶不開出不得已奔告于定遠君則宮奴之讒已先入

矣定遠親到殿宮非徒不為救解乃敢肆然怒曰吾宮已鎖之門何人

唐突欲開乎怒氣勃勃亂加究責顯有下手之狀錫齡等恐其辱及夫

人踰泣請釋至於四更後僅得脫還河原夫人李氏於大院為冢婦

於定遠為伯母猶敢乃爾是可忍乎其不有人理極矣定遠君瑀請

命罷職不叙定遠宮奴以僕隸下賤籍其宮家之勢致辱主家尊屬至

於此極係關綱常請命一一摘發拿鞫依律之罪宗簿寺官負等常

時不檢致有如此之變請並命罷職提調推考 答曰此事極駭當

察而處之○癸酉○正言李善復 啓曰臣昨日以病在家得見同僚  
簡通則以定遠君家奴作亂於河原夫人家等語欲論定遠君罷職不  
叙而臣各以凡論人貴得其中使論之者得實受之者無冤可也不可  
不十分詳察若以不為救解等事至於罷職不叙則其間律名似為過  
重厥後同僚再通不可改之意臣又答以過重而諉以完席已定不待  
歸一徑先入 啓此無非臣言不取信見輕同僚之致不可仍冒請  
命罷斥臣職 答曰勿辭退待物論

史臣曰官奴縱惡拘鎖 大院之冢婦則其為變極矣為定遠者所  
當上告 天閣下告法官即討其奴莫大之罪又以不能檢率馴致  
此變負罪引咎一以謝 大院之靈一以慰伯母之心則人理得伸  
輿憤少快而定遠視為尋常恬不知駭將過數日尚無自處之事則  
身雖不親犯之而其平日不能尊敬伯母之心於茲益著論以不叙  
之律有何過重乎

答兩司曰昨日以此事招寧堤君引見親問則其日定遠家奴挾女人  
過河原君夫人家前其家門外有砲手二人止接其家外門與其砲手  
投擲瓦礫相詰之祭其家奴亦隨之夫人聽婢子之言出中門外蓋意



其親出則可以止鬪故也定遠奴捉去砲手于塞門洞家夫人又率其婢子出走于其家其意即出中門之意也有人走來言于寧堤曰夫人被拘云云寧堤即馳來于其家則外門閉夜已二鼓使之開門則其奴怒曰鑰匙在主人家即送入于定遠處曰如此如此速送鑰匙定遠自其家馳來責其奴曰何不速開門寧堤等曰聞鑰匙在於宮家云定遠曰不然鑰匙在此吾豈有賈去鑰匙之理乎但令開門則夫人與婢子立在大門內之側定遠大駭與寧堤等還夫人于本家夜已四鼓矣寧堤等仍來于夫人前至陳規諫之言定遠少無好啓辭中之事云云其曲折大槩如此予固不合歷言而不為言之則此事曲折不自故不得已如是言之定遠果有如此之事則予先自治之矣若其奴子則與河原家奴相鬪致有如此之事故為駭愕令有司按律治罪足矣以自中相鬪之事至于王獄則事體反傷矣宗簿寺官負安能知之○引見寧堤君錫齡時 賜酒又 賜馬裝一部

史臣曰以子證母必無是理而寧堤等自平日不善於事母值此大變亦不知駭獲安於其心則今日入對其能告之以實乎以不實之辭對不當問之問終使 聖上處門家之變未盡善也而頗起外廷

之議寧堤等欺 君負母之罪可勝誅哉

○司諫金大來

啓曰定遠宮奴等作亂於河原宮裡驅迫河原夫人

拘鎖於新宮萬般困辱而定遠君既來之後猶不動念反加究責不即  
開出之狀有一士大夫身親見之十二日衆會之中詳陳曲折臣亦參  
聽適於其日與大司諫宋諄獻納尹皓等相遇於一處言及此事各自  
駭憤約於翌日論 啓矣十三日會坐時正言李善復稱病不來臣以  
將論此事不可不參之意簡通則以昨出西郊偶爾感冒不得進  
參蒸荅臣與宋諄尹皓相議構成 啓草送于李善復則善復多費辭  
說顯加營救至以為不可以一邊宮奴之言盡信也 王子論劾是何等  
事體而聽一邊宮奴之言而為之乎况臣於諸宮家既無私交之分又  
無相通之路宮奴之言何從得聞只以士大夫之言為可信而設也  
今被詆斥至此臣之不能取信於同僚極矣且李善復以定遠罷職不叙  
過重只論罷職為當云罷職不叙與罷職初非有大段輕重之分罪當  
罷職而關係倫紀則例加不叙二字若以定遠君為無罪則已善復書中  
既以定遠不為救解反加究責果為無理為言則罷職不叙豈至過重  
乎以此各執所見再三往復仍致夜深尹皓不得已以罷職不叙入 啓

簡通宋諄以謹悉書送臣亦書名於其下而送之矣今見李善復避嫖  
之辭其不待歸一徑先入 啓之失臣亦與焉不可仍冒處置請 命

罷斥臣職

答曰朝聞寧堤之言其夜任鶴齡亦往鶴齡夫人之姪子

也云必是鶴齡欲護夫人之行做出此說以為構陷之地其為人用心  
不祥今啓辭中有士夫之言予已知之事故言之勿驩○大司諫宋諄  
啓曰臣於昨日將定遠君琇請罪等事與司諫金大來獻納尹晫會坐  
議定仍成 啓草即通于在家同僚李善復及見其所答之辭則顯有  
異同多費說話因此徃復至於再善復猶為堅執最末閉門後尹晫所  
通以為完定之事勢難撓改今已夜深不得已入 啓云云臣意以為

既已入

啓更無可否之事故只書謹悉二字以送厥後善復又答以

完席定罪不待同僚之言而先定可乎云云臣當初不為簡通則已既  
與同僚議定罪名構草通示之後其言猶若此此必全無臣與諸僚會  
坐完定之事而善復敢欲在家指揮使臣等莫敢誰何也今此引避之  
辭又曰諉以完定不待歸一徑先入 啓云臣亦聞其事而終始被詆

至於此勢難靦然苟冒請

命罷斥臣職

答曰勿辭退待物論○獻

納尹晫

啓曰定遠君家奴作亂於河原君家至於拘鎖夫人則定遠

君待伯母之道所當奔走救解之不暇而益城君等百般哀乞猶不開  
出怒氣勃勃反加呵責久而後得釋不有人理之甚矣定遠君罷職不  
叙事臣與大司諫宋諄司諫金大來議定於完席中簡通於正言李善  
復則答以過重再三往復堅執不可備將此意簡通於宋諄金大來則  
宋諄答以既於會坐議定今難更改金大來答以既於完席議定而夜  
深來 啓尤為未安云云臣竊念完席議定之事不可撓改曾有規例  
而終夜在 闕中尤為未安故不得已入 啓之事簡通於僚中而

啓之以罷職不叙矣今見李善復避嫌之辭則諉以完席已定不待歸  
一而徑先入 啓之失臣實當之不可仍冒言地請 命罷斥臣職

答曰勿辭退待物論○執義洪湜掌令趙庭堅權縉持平李德洞 啓

曰臣等昨日論定遠君瑀之事非出於泛然風聞有一士大夫目覩其  
事而詳言曲折於多官齊會之中羣議藉藉實是公共故直據其所聞  
者以 啓之矣今承 聖批有曰少無如啓辭中之事臣等忝冒風憲

言不取信不可覲然在職請 命適臣等之職 答曰勿辭退待物論

○禮曹 啓曰 宗廟親祭時 王世子當為亞獻官自 上齋宿之

處則今方修理矣 王世子不可齋宿於閭家姑以草屋急速精造數

三間事捧承傳于修造廳及該掌各司何如 傳曰允○禮曹 啓曰

孝敬殿祭樂依 昭敬殿例別撰樂章事已為 啓下矣其祭禮亦不

可仍用 宗廟之禮似當依 昭敬殿之禮而事係重大自曹不敢擅

便議大臣參酌定奪何如 傳曰允○禮曹 啓曰 宗廟親祭時及

永寧殿孝敬殿冬享大祭各祭官祭服造作進排事移文于該司則戶

曹回關內該司物力近來尤甚匱乏無准數責備之勢斟酌從略磨鍊

云臣等就考各祭祭官之數則 宗廟一百十三員永寧殿四十八員

孝敬殿亦如之其數極為浩大泰常寺造作祭服新舊件通共只三十一

部以今物力決難準備只獻官眞幣瓚爵官進幣瓚爵官薦俎官禮儀

使近侍大祝官闈令監察執禮外其餘諸執事並以朝服行禮事知委

于各該曹何如 傳曰允○甲戌○弘文館應教臣鄭穀副應教臣趙

正立副校理臣柳澗臣李廷籲修撰臣李光胤著作臣丁好善正字臣

閔慶基等 劄曰伏以正言李善復獻納尹晫司諫金大來大司諫宋

諄執義洪湜掌令趙廷堅權縉持平李德洞等並引嫌而退允臺諫有

所論之事則於完席中與同僚相議搆出 啓草通于在家同僚自非

大段遲延之事則答以謹悉例也若所見大相不同直陳己意一再往

復而僚議不可更改則獨 啓立異亦例也正言李善復書中有曰定  
遠不為救解反加究責果為無理云則善復所見與大司諫宋諄等別  
無懸異而只爭不叙二字腰守已見至曰完席安罪不待同僚之言而  
先定可乎則既違於立異之例又近於沮抑僚議其不識事體甚矣完  
席議定之事雖不可因在家同僚之言有所撓改為城上所當更  
加徃復終不見從則雖自避以待公論亦無不可而徑先入 啓有違  
規例亦不無所失河原夫人乃安遠君之伯母也河原夫人之宮乃  
大院神位奉安之所也使定遠君常加尊敬之意以率一家則為其奴  
僕者安敢有一毫凌侮之心哉今此作挈拘鎖之變誠由於定遠縱奴  
之所致則定遠雖不自犯實身犯之也况定遠聞變來到之後不為動  
念作挈之奴猶不痛懲十日難掩萬口齊憤則公論之激固其宜也諫  
院之論以罷職不叙未為過重而不待歸一徑先入 啓之失專在於  
城上所憲府之論劾出於公共亦未失實請正言李善復獻納尹晫適  
差大司諫宋諄司諫金大來執義洪湜掌令趙廷堅權縉持平李德洞  
等并 命出仕取 進止 答曰依啓

史臣曰李善復之父曾為 王子師傅以此疑其與宮家交通巷議

藉藉士論非之

○大司諫宋諄司諫金大來 啓曰臣等伏覩昨日 聖批以定遠為

少無啓辭中事臣等俱以無狀待罪諫職不容捃撫不近無實之言置

王子於有過之地也區區愚悃只欲隨事揀正以期無過而誠未上孚

致勤 下教臣等何敢覲然忝竊仍處重地徒傷論事之體乎請 命

竄斥臣等之職 荅曰勿辭○以備忘記 傳于政院曰禁漏夜漏或

遲或數或早或晚任意捶擊是竊弄天運事屬可駭在前有時別為校

正今亦依前校正且聞常時禁漏官則闕直使令為之云云亦宜檢舉

毋致如前言于觀象監○辰時四方有霧氣未時日暈夜自一更至四

更月暈○荅玉堂劄曰依啓備忘記劄中有曰作挈之奴猶不痛懲云

定遠即啓其奴四名曰自私家治之則不為明正願自官治之予即命

內司已囚奴忠伊順化應天欲察而處之應男逃時未就捕玉堂必未

悉此間曲折為此說矣此意只政院知之○乙亥○以備忘記 傳于

政院曰即者益城來引見親問則其言與寧堤一般又言曰其夜臣自

家馳來至于塞門洞宮門外則寧堤與任鶴齡鋪鞍匣而坐俄而定遠

自遠馳來門既開夫人與二婢立於門內定遠大驚謂夫人曰未知某

事叔母主夜半緣何來於此夫人曰吾為婢僕所導誤至于此吾則誤矣既到之後不為出門定遠即還夫人之後謂益城等曰叔主既逝之後進賜等為家長當安奉叔母主何以致令如此臣等無以應且夫人縛致定遠奴一名于本家臣等解放云云此意知悉○以備忘記 傳于政院曰今此兩家奴隸相鬪之事初不過自中一不關之事夫人為因奴僕之助至於親率女奴夜間徒步而出歷通衢之中走入于他家遂為所拘禮婦人晝不遊庭夜不下堂夫死稱未亡人今乃至於此以辱我家然此則係於自己之行但念家有 廟主又有亡兄之主夜半棄置而走出此時神靈何所依而得無悲且驚於冥冥之中乎予日夜以此疚懷直欲痛哭而不可此無非予罪政院在近侍予意不可不知只知之而已○有政以尹暉為禮曹參議朴而章為承政院右承旨宋駿為承政院左副承旨姜節為軍資監正尹巔為成均館司藝尹時為成均館直講具義剛為司諫院獻納李好義為司諫院正言康復誠為刑曹正郎李善復為兵曹佐郎尹孝先為刑曹佐郎李軫賓為龜城府使○丙子○以備忘記 傳于政院曰兵曹正郎任鶴齡定遠家奴之相鬪初非其主之所知而造作不測之言肆為誣罔之語閃弄巧舌譁



張眩亂於士大夫之間構陷王子一至此極不知與誰入陰謀秘計為此千古所未有潛圖兇慘之術也原其設心鑄錙為下必去君之子然後可以恣其宵臆而快於心耶真不世出之奸人也罷職○以備忘記

傳于政院曰臺諫所啓既已允下則非大段明白虛實問依其所言啓下例也今此奴子推考傳旨有曰萬般困辱云予聞其夜定遠奴等捉去相鬪之人閉其外門夫人追至婢子等踰牆而入大呼曰夫人也夫人也衆方醉鬪肆其慢語曰何夫人來此必是閣氏輩假托誑我者也遂不開門云此則其勢然矣其曰困辱者似為近似蓋夫人之來慮不到也然其困辱之事豈敢下手於其間不為開門是亦困辱也但其萬般二字非徒失實語勢未安於夫人律名則以此別無加減萬般二字欲去之○政院 啓曰頃日宮奴之事臣等雖未知其間曲折然伏見前後 備忘則固知 聖意之所在而臣等區區之心亦不勝其未安不得不達其所懷焉奴隸相鬪實是不關之事况婦人深居梱內若無保母則以伯姬七十左右之年尚不下堂而死於火中河原夫人以賤隸相鬪之事暮夜之中徒步而出聞者莫不駭駭其貽 聖上之羞庸有紀極乎第夫人自己之悔答言之無及而其間之事亦不無責

有所歸當初定遠雖不知其事而夫人之不免於拘閉者實是莫大之變  
 宮奴之縱恣無忌極矣此非一朝一夕之故而馴致今日之變則縱奴  
 為惡之咎定遠有所不得免矣河原夫人雖不知禮法有此妄動定遠宮  
 奴若戡然常有嚴敬之心則必不敢作亂於夫人之家夫人之入門也  
 亦驚惶散走之不暇豈敢生意於鎖閉至於四更之久乎臣等竊恐自  
 上不可以定遠為全然無所失也瞻聆共駭問巷籍籍 聖上之心初  
 非不出於大公 聖上之言亦非不出於至正然亦豈可家喻而戶說乎  
 愚民易惑國言未已若以 聖上為不無町畦於彼此則所損者亦多矣且  
 伏見汪鶴齡罷職之辭亦多有未安者 王言一出傳播四方亦非細事也  
 臣等俱以無狀職忝近密苟有所懷不敢默默惶恐敢啟 傳曰知道

○時聖諫惟物退縮公論鬱抑政院有此 啓辭與情稍快焉 ○政院 啓曰臣等伏見備邊司

啓辭不勝未安之至元各司草記內直請捧承 傳則自本院即捧承

傳固矣若其知委分付之事則自平時本不為之只傳批答而已臣等非

聽於下吏之誤告而敢為推諉也前日之 啓正為亂後權宜之舉因成

謬例反傷事體故耳然大臣之 啓如此且亂後百司果為急緩請今

後直請捧承 傳者又大段事依近親舉行至於不計事之瑣細庶司小

官一招來知委接之體面終有未安委屬難行惶恐敢 啓 傳曰

知道○丁丑○司諫金大來 啓曰臣本月十二日赴知事金信元家

慶宴前正郎任鶴齡於衆會之中歷言河原夫人之事臣方在言地不

可不達來與同僚相議依所聞以 啓矣伏覩 備忘記則所論之事

與寧堤君錫齡榻前之 啓多有所不同臣初以士大夫之言為可信

豈料其間有此不實之端乎臣之論事顛錯若是不可覲然仍冒請

命罷斥臣職 答曰勿辭退待物論○大司諫宋諄 啓曰言官論事

一循公議苟有所聞不敢不達乃其職也臣當初論定遠君璋時固非

偏聽任鶴齡之言也近日中外物議喧播故因公論請罪矣伏見司諫

金大來所 引避之辭則至以顛錯自咎臣何敢自謂無失覲然若冒

爭請 命遙斥臣職宋諄此 啓稱得諫 官之禮可謂幸也 答曰勿辭退待物論○執義

洪湜掌令趙庭堅權縉持平李德洞 啓曰臣等初因士大夫之言

論 啓定遠君宮奴之事矣伏見司諫金大來避嫌之辭臣等不敢

自謂無失而覲然在職請 命適臣等之職 答曰勿辭退待物論

○禮曹 啓曰 孝敬殿祭樂依 昭敬殿例別撰樂章事已為

啓下其 祭禮亦不可仍用 宗廟之禮似當依 昭敬殿之例而

事係重大自曹不取擅便議大臣事 允下矣議于大臣則領議政  
李德馨鰲城府院君李恒福左議政金命元行知中樞府事尹承敷右  
議政柳永慶皆以為既為改撰樂章不可仍用 宗廟之禮只五享  
及俗節依平時 迎恩殿例設行似當云敢 啓 傳曰允○定遠  
乃 寵妃金氏之子也失志浮險之徒因論定遠一事做出不測之  
語潛動宮掖故或怵於禍或患於得失三司之官無一人敢言者公論抑  
而不行識者益歎 國事之無復可為矣

史臣曰古之士夫之恥莫甚於 官妾之知其名而今之士夫惟恐  
其名之不見知於 官妾徒知榮利不畏清論亦足以觀世變矣君  
子之痛未嘗不甚於斯云

○戊寅○諫院 啓曰正言李好義引嬖而退臺諫被推勢難在職請  
命適差司諫金大來大司諫宋諄執義洪湜掌令趙廷堅權縉持平李  
德洞等并引嬖而退臣等取見臺諫 啓辭密以寧堤益城 登臺之  
語則兩家奴婢之相聞初不與於其主而無故出門轉往他宮河原夫  
人之失也挾娼橫行因鬪作挈致令夫人出外終之在閉定遠宮奴之  
罪也檢率不嚴縱奴為亂定遠亦安得辭其責當初頗末如斯而已任

鶴齡以夫人一家之人偏聽忿恨不中之說乃發於衆會之中其輕躁  
訖妄甚矣然亦豈有絲毫他意於其間哉言官以鶴齡之言為可信而  
遽為論列雖是未盡而言既有聞理難掩棄大來之論似不得已至於  
宋諄洪湜等物論既設隨事糾正乃其職也別無所嫌請大司諫宋諄  
以下執事洪湜以下并 命出仕 答曰依啓○禮曹 啓曰來初三

日 宗廟親祭時七祀及配享功臣位版亂後廢而未設故不得并祀  
且樂器略設之數今已造完軒架登歌之樂則雖未得一依圖式之數  
當略為排設矣舞則非但工人之數大半不足衣服及器具勢未及辦備  
不得用之極為未安此意敢 啓 傳曰允○己卯○諫院 啓曰執

義洪湜掌令趙廷堅權縉持平李德洞等并引嫌而退李殷宗黃洛  
等推考罪名初無正律只以近似者比擬故臨事避難及違令同是近  
律各為擬斷俱有定據不可以此輕適言官只必黃洛照斷之時尤無  
可避之嫌請執義洪湜掌令趙廷堅權縉持平李德洞並 命出仕沔  
川郡守尹趙前為守令時多斫棺材陸輸其家聞者至今痛憤不可復  
為臨民之官以貽民弊請 命罷職本郡屢經非人凋弊已甚其代以  
慈祥勤幹之人十分擇遣 答曰出仕依啓尹趙適○有政以奇自獻

為兵曹判書柳時會為戶曹正郎南暉為兵曹正郎趙中立為司諫院  
正言李馨遠為禮曹佐郎李昌後為沔川郡守任就正為京畿都事○

庚辰○辛巳○朝 王世子問 安 上待世子頗嚴引接甚罕每問

安至外門而退○詔 遣 御史于八道按覈災傷是日刑曹正郎

李成吉工曹正郎李安訥發向咸鏡平安等道○持平崔忠元 啓曰

臣於十三日以病在家同僚將定遠君瑋論 啓事簡通于臣臣泛

然以謹悉答之此事前此數三日之間中外宣播國中藉藉實是公

共之論也河原夫人越禮妄作大失婦人之正道其所取辱固其宜也而

定遠官奴之明火作亂拘閉困辱則國人所共知昭不可掩此千萬古所

未有之變而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當初定遠君在於他宮則實未知

其事而由其平日無尊敬伯母之心故宮奴之縱恣無忌至於此極臣

等之論啓固不得不爾也臣受由掃墳今始復 命得見十四日朝報

聖批有曰小不如啓辭中之事臣忝居風憲言不取信決不可覲然

在職且頃日前宣傳官鄭濂等所犯與前正金堯立等所犯同一罪也

而臣於定律時皆不致察只任一律官之所照科罪重事致令前後不

同所失與執義洪浹等無異言責重地勢難仍冒請 命罷斥臣職

啓曰勿辭○夜二更流星出室星下入天田星上狀如鈴尾長四五尺

許色赤○壬午○兵曹判書奇自獻

風儀發重職量弘  
遠許有公輔之望

啓曰本兵之地

此時為重而長官為尤重雖得其人而授之猶患其不能稱職况臣之

愚劣最不及人於已試之職都無可觀豈敢累忝非據之地以負 聖

明之知臣竊見自平昔此任者非慣歷遠塞詳知策應者則必智慮

過人備諳機務者當之然後庶不至於曠敗而臣則於斯二者俱未之

能也恭聆 成命震懼靡寧今若冒昧強顏必致自速顛隳是時雖遭

重譴亦必無及於事伏乞 聖明寢已成之誤 息疇可堪之實解不

勝幸甚 啓曰可合勿辭更加盡心○執義洪湜

以官掖至親不容執士  
流至是復通顯路持清

啓者掌令趙庭堅

啓曰伏見持平崔忠元引嫺之辭臣等於斯二者

皆有所失不可覲然處置同僚請 命密臣等之職 答曰勿辭○大

司諫宋諄司諫金大來 啓曰臣等伏見憲府引避之辭其中一事臣

等亦均有所嫌孰難處置請 命遠臣等之職 答曰勿辭○弘文館

上 劄略曰崔忠元所避 啓辭中兩事即前日大司諫宋諄等執義

洪湜等所避之事也本館及諫院一以論 啓定遠未為過重一以比

律照斷俱有定據既已 啓請出仕則今無可避之嫌請大司諫宋諄

司諫金大來執義洪湜掌令趙庭堅持平崔忠元並 命出仕 答曰

依啓○癸未○甲申○憲府 啓曰居山察訪朱大畜性本鄙細且以

本道之人長在其家不顧職事唯務割剝驛卒不勝其苦相繼逃散如

此之人不可一日在官請 命適差 答曰依啓○經書校正官海平

府院君尹根壽等 上箋謝 宣醞○慶尚道宜寧進士吳汝穩上

疏曰伏以工於覓疵者吹丹穴之鳳毛巧於求類者掩崑岡之玉輝搆虛

造無以語人曰彼有疵也彼有類也其聽而信之者則已矣雖或不信

而不能辨其構虛造無之情狀則不可謂知鳳知玉而其所以好善也

惡惡也不幾於春秋所書郭公者幸矣臣伏見鄭仁弘人中之鳳也玉

也而李貴者覓疵於虛求類於無形諸疏章上誣 天聰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也噫仁弘恬靜無求閉門自守平生心事昭如日星苟或有如

李貴疏中等事則非但一道人知之一國人亦知之矣寧有一奸恠

李貴獨知之乎 殿下頃於仁弘特加擢用置諸憲長則 殿下之

真知仁弘的矣至於李貴之疏尚寬誣陷之典是雖天地包荒之量而

竊恐媚嫉擿陷之徒將自此益肆也臣請粗言仁弘之行事以實 殿

下之真知然後以及李貴之奸狀可乎仁弘學問之淵深踐履之篤實



非臣末學所可容測而所性忠義所守剛方貧病為徒絕意人事久矣  
壬辰之變關防一潰屏翰失依首倡鄉兵召募義旅走檄列邑誓天  
討賊使江右數百里之地賴以獲全不特此也義氣壁立砥柱頹波故嶺  
南人紀以之不墮不然則其能免卉服之鄉乎臣以為仁弘隱然有驅  
猛獸攘夷狄之功矣貴也何人乃敢羅織顯斥至此而殿下置之不  
問有若俱收并畜者然是是非非果如是乎賢賢惡惡果如是乎此臣  
之所未解也臣竊見李貴於上年十月間以體察使李德馨召募官行  
過居昌文移陝川條列仁弘罪目以一道中士子之停舉守令之黜陟獄  
訟流殺之處決皆出於仁弘之手又以擁兵七年營私縱恣等語今本郡  
守李韻推問牒報其惹起釁端網打山林之計凡有血氣莫不憤惋而  
旋念彼亦妄人也己不足與較及仁弘承命赴闕曾未決履貴又上  
疏敢仍前語益肆陰兇其所論斥之事雖鄉黨自好者不敢為曾謂仁  
弘之賢其有一二於此乎當變之初募兵討賊誠不得已癸巳之秋賊  
退海陬列鎮重設則手下水陸之軍各還防戍雜色軍丁亦屬其時防  
禦使金應瑞所餘軍器盡付諸將而退伏田廬自守老病丁酉之秋兇  
賊再熾江右一帶勢至瓦解體察使李元翼又以仁弘定鄉兵將其於

討賊徇國之義自不得不力故晁勉從事募出遠近流寓之卒勦捕往來殺掠之賊不久茅廬二天將劄駐星州軍無見糧將至撤還遂與同志收聚義穀以繼軍餉天將移咨至蒙表裡又以今萬戶曹繼明為別將盡屬其軍為茅遊擊嚮導此而謂久執兵權私其牛馬耶况所謂官奴者初以驍勇應募終以斬級免役寇至則編於行伍寇退則任其所之此而謂仍置其家自為使喚乎噫仁弘為國之誠討賊之義勤懇懇正堂堂國內外無不聞人大小所共見而貴也以擁兵營私之說加之吾誰欺欺天乎其餘捏造之誣有不足辨而言既及此不可遽已夫黜陟之權在方伯獄訟之決在推官山林一匹夫寧有操縱於其間而貴又謂擅作威福劫制使命使命之被劫者何入守令之身黜陟者又誰也河渾叛奴之訟始焉韓浚謙斷之終焉金信元覈之累申馳啓杖殺叛魁則此何與於仁弘而以渾出入仁弘之門為仁弘之咎乎况貴之所謂杖殺者孫千一今參右水營武榜中指生為死其亦兇矣至於徒流之說尤甚無謂星州校生李仁局因訟被奴侮及先聖驛極悖慢鄉人攻之方伯罪之此亦於仁弘非所與知而貴也包蘄禍心摺據他事皆歸之仁弘信乎兇人之無所不至也又如出站支

待之說亦甚無據貴即成渾之黨極銜南儒斥渾之疏乃以仁弘為  
士子領袖先衄仁弘則士論自沮閃舌伺影之際適仁弘展省先瑩于  
金山安陰等地居昌縣監尹興智曾與仁弘相知聞仁弘過境上出見  
之而貴之行到居昌未及迎接因此幸釁造為此說欲逞宿憾意興智之  
出見相知此固人情之所必至而自陝川歷星州由金山至安陰為路數  
百里其間四五邑亦皆亭傳耶道路耳目安可誣也李時益以無賴一  
惡少為行悖戾心術詭譎見棄人類蓄憾已久貴之過居昌也以其族  
姪會宿一處陰做無階之說以為洩憤之資凡貴之所以構斥仁弘者皆  
出時益之口故居昌一邑之士略加鄉罰此亦凍邑人為長者自奮之舉  
何與於仁弘而乃曰使門徒通文使不接迹甚矣其言之誣罔也且貴  
之經宿廬舍處處皆有宛然依舊而貴云盡令焚之所謂焚之者未知其  
指誰也 天日所臨敢此欺誣其為兇慘吁亦極矣且以被擄女脅嫁  
逃唐兵云者安有是理也臣竊聞之仁弘之先鄭臣保浙之浦江人也仕  
宋為刑部尚書宋亡不事元元謫我海西其子仁卿事高麗遂為瑞  
山人原其本則實浙之著姓故頃者 天兵之來有陳剛茅國器許仁弘  
為鄉長有鄭軾鄭輅自稱為姓末而仁弘之待浙人並許以同鄉之

義今有施文用者亦自浦江來落後不歸時或往來亦以鄉井舊義直  
不拒耳至其娶妻之事女之母親在焉父族存焉脅嫁之說亦時益  
之所自作也梁喜之喪返自燕京其子弘澍亦一恠物恬不執喪  
托於問禮退在成渾之門當時董治其喪護送嶺南秋毫皆仁弘之  
力六日不往哭是果人情乎金沔之與仁弘同時起義者也共盡討  
賊之誠少無隙末之端而及沔之死與賊對壘解甲無日則不即  
往哭勢所然也是果薄於朋友耶李肅之為邑宰對坐監司公然  
數罪云所謂監司者亦指誰耶韓浚謙按節平賊而仁弘未嘗一見  
金信元一經海印縱得相接而是又新面豈以邑宰之過惡數之於  
新面之道主萬萬無此理也且仁弘有何過惡而柳永詢言之仁弘有  
何薄行許潛謂之永詢既不言之許潛又不謂之則所謂見嫉於門  
徒被謗而以盜未者是何言是何言也許擘之為監司囚治門客云云  
者亦果指何人耶仁弘之門客無一人得罪於擘則益見兇貴做出飛  
語之甚也邑民之於土主其分甚嚴士子之於王人際接相阻所謂星州  
之人使牧使李時叢每事問於仁弘陝川之儒使從事李惟弘必往見仁  
弘者此皆臣之所未聞抑不知時發出此言耶惟弘發此說乎至於傳

舉塲屋中舉子事也損徒儕輩間相責之罰也如此瑣瑣之事豈仁弘之所與知者乎况龔體察暗巡使之說亦不知出於何處而譁張許子浪說悉欲嫁禍於仁弘其為羅織之狀不亦巧乎至於樞吏之事抑有說焉設留正正民俗 國家之令典則治猾吏糾鄉風者雖或有之而不過為一鄉兩之事此何與於仁弘亦何涉於邑宰乎如洙邑宰則郡守李頤亦剛直守法之人豈饒一品官而容佩之乎噫貴以錮人之材斲人之獄折人之罪防人君所不防黜人主所不黜等語百端誣飾熒惑 聖聰慄矣兇人喜造言陷正人也大抵賊退之後罷義兵屬官軍之事金應瑞知之孫千一之生與死舟師之武榜存焉廬舍之焚不焚經宿之主人有之而其他許多之說李元翼金信元柳水詢許潛李時鼓李惟弘尹興智諸人尚在朝著 殿下若賜一問以驗其實則真偽立辨奸狀自露矣凡所虛撫之言雖於適己之間猶不可以相欺况於 君父之前乎不可欺而欺之不可忍而忍之其心所存固難測矣嗚呼奸細之徒欲陷正人必加之以不測之名乃其常態司馬光之忠賢而章惇目之以奸邪朱熹之正道而胡絃斥之以偽學自古小人之攻陷正人誠無所忌憚况如貴之陰毒病風又何如也素性詭譎蹤跡無常自癸未以後李珣嘗國則托之於珣成渾

鄭澈專朝則托之於渾澈遂臭尋腥如影隨身平生事業唯在攻人前後疏  
疏皆借人手以為殺身媒爵之資故時人以疏魔目之士類以鬼恠指之  
則姓名污眼尚欲嘔之固不足更掛齒牙然以臣過慮以為貴狼藉之說雖  
不能輕重於 聖明之下以貴之出沒亦可以觀世變優容蔽覆作一噉  
矢或試於 君父或試於正人者不無其人則是貴之身雖頭出頭沒而  
貴之言安知其得伸於異日乎臣恐指鹿之奸又將睥睨於其間也噫  
仁弘方峻之性迥出流俗疾惡之腸不容苟合白璧青蠅致人多口固其  
所也然忠義素心恬退一節求之古人亦未易得 殿下之於仁弘知  
之深信之篤眷注之勤亦云至矣而摺紳之間愛之者少憎之者多雖  
以 聖眷方隆不敢顯加訾斥而倚一貴排抑無所不至霜臺一席方  
寸楚越纔隔門墻笑侮旁干甚者至拈出 聖批中數語作詩以嘲之  
曰鳥獸草木皆知名卿今上來蒼生福入城三日三司空不福蒼生福  
死骨人皆以為譏侮仁弘也臣竊以為譏侮 殿下也若是則貴之謀  
陷仁弘者狂妄而止耳輕淺而止耳猜嫌之徒非止一二紛紛傾軋靡  
有紀極古人有言曰一居州獨如宋王何臣繼之曰一 殿下獨如仁弘  
何哉嗚呼 君門九重堂下千里萋菲成文衆口鑠金則折軸沉舟必

有其日臣竊恐捏造三峯之手段未必不從此而起也伏願 殿下垂察  
焉臣於仁弘非有受學之分又無通家之義只以居在隣鄉痛心被  
誣跡滯避荒無路叫 閻幸忝叢解來詣 闕下敢罄愚衷仰冀一暴狂  
僭墮越死罪死罪不勝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史臣曰鄭仁弘南冥曹植之高弟也自少讀書林下頗以氣節自許  
嶺南士子多推尊之稱曰來庵先生及其承不世之 命起草野而

來 君上虛席以待朝野拭目以望為仁弘者所宜首格君心之非  
繼陳時務之急與一二士類之尤者同寅協心論議可否朝論之是  
非用捨之得失次第正救務存保合和平之道則清流倚重輿望允  
愜或不失 朝家期待之意矣今也不然徒懷疾惡之腸不察時勢  
之宜先入為主獨執已見入來未久彈章紛如頗有騷擾底氣像羣情  
不快衆謗隨起加以失志浮雜之徒倚其仁弘之勢欲圖榮進之利  
踵接其門作為親客凡其游說無非激仁弘之心也嶺外孤蹤新入  
都下其於世情之好惡時議之便否安能盡燭其實狀而不之疑也  
於是疑阻轉深憤恨繼至與一時士類漸成矛盾大憾而歸蓋謀之  
者其門客之匪人而不知其門客之匪人而信之者乃仁弘偏狹不

明之驗也。雖然特舉匹夫於草野之中，置諸風憲之長，則此乃人主之盛節。曠代之美事，先從隗始。古有其語。朝廷獨不可體。聖上

尊賢之至意，而優容以待之乎？嗚呼！自仁弘一敗而歸山林，高蹈之士未必不以仁弘為戒，而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可嘆也已。

○夜自一更至五更，電光三更四更雷動。○乙酉○未時雷動，電光兩電狀如小豆，申時雷動，夜一更四更電光。○丙戌○朝 王世子問

安○議政府領議政李德馨左議政金命元 啓曰：臣等俱以無似待

罪百揆之首，目見大亂之餘，人心猶不悔禍。國事日非，民怨漸深，而

素食苟度，毫無裨補。尋常竦恧無地，自處乃於本月二十五日夜雷

震，電見又於翌日晝雷電交作，變異非常。中外駭懼，夫雷者陽氣也，節

過則宜藏於地中，而今乃屢發於立冬之後，電者沴氣也，陰陽相搏而不

相和，而後電乃成焉。當此天地閉藏之時，氣不得其序，而謫見如此，必

有人事感召而然。安知重可虞者，迫於目前而人莫之省念自 上宜

痛加驚惕，以盡應天之實。亟斥鴛劣，備負如臣等者，毋俾時事日誤。更

擇輔弼之人，以正百度，以和人心。以答天譴，不勝幸甚。臣等無任惶懼

取 啓 答曰：天變非常，深切兢惕。大臣有何失宜，勿辭。○丁亥○以



備忘記

逆賊和慈等  
推戴賞格

傳曰鵝城府院君李山海等七沈喜壽等四承旨

李光庭等六各熟馬一匹別問事郎廳朴東說等四各熟馬一匹陞叙

刑房都事尹重三叙用六品遷轉郎廳李瀟以下殷郎廳並各加一資

資窮者代加取服罪人拿來宣傳官鄭玉等三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

注書翰林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一人毋得疊受承傳色司謁各兒馬

一匹賜給下人則令戶曹分等論賞○戊子○朝 王世子問 安○

議政府領議政李德馨左議政金命元 啓曰近日天變層見疊出昨

日滂虹盛起於東北方所見極駭今日雷雹又甚於前日當此冬節災

異之作一至於此變不虛生必有所名凡在觀聽孰不悚懼臣等俱以

無狀叨忝大臣之列而 國事日非 天象示變毫無裨補惟積罪公

竦慙跼蹐不知所處自上既加警惕以盡修省之道則必先斥退具

臣施之以曠官之罪改擇賢德置諸輔弼贊贊日襄然後 體元調變

庶有交修胥敬之益漢時以災異策免者亦有其由如臣等愚劣不可

仍冒重譴 國事伏乞 聖明曲諒危懇亟 賜達免臣等不勝惶悚

憂悶之至敢 啓 答曰天變非常極為兢惕勿辭○午時未時電光

雷動兩雹狀如大豆夜一更兩雹狀如大豆○己丑○以備忘記 傳

于政院曰官負等逐日仕進檢督尚有工匠緩慢之患今日搞奸則監造官外無一負進察殊為未便後勿如是提調亦宜檢舉使之日日仕進事言于軍器寺○以備忘記 傳于政院曰軍器寺別都監工匠等當初一朔價布以二匹磨鍊而只給一匹匠人訴悶云殊非餼廩稱事之道當今造作軍器為緊其餘寧皆可罷依磨鍊一一准給事言于戶曹○憲府啓曰海運判官安大進嗜酒成病驅馳調運之責決不可付諸此人請 命適差今月二十七日夜強盜明火作賊於青坡驛近處焚燒廬舍人畜亦多死傷而當該捕盜無意跟捕請大將推考令兵曹多定軍士使之嚴加巡警近日凡百用度略不撙節殊無量入為出之意其中價布分給尤甚濫觴些少所儲將至匱竭事極寒心請令兵曹取考諸處給布之數量加裁減俾無絕乏之患 答曰依啓○諫院 啓曰海運判官安大進嗜酒成病全不察任海運重事日就虛踈請 命適差金郊察訪金汝純托稱身病擅棄任所路傍殘驛徒委下人之手將不能收拾至為未便請 命罷職安陰縣監延忠秀初以察訪前銜未出六品之前圖赴本縣物議譁然取考該曹文案則當注擬時隱然以前主簿書填而主簿實職及加設俱無實踐可據公文其寅緣冒陞之

狀極為無謂請命罷職六品改正其時該曹堂上推考色郎廳罷  
職義禁府都事任充前以罪人拿來事往在咸鏡道馱載官妓橫行  
列邑貽弊多端仍致稽留聞者莫不嗤罵請命罷職答曰並依啓○  
午時未時日暈

Blank columns with vertical lines, containing very faint and illegible text.

命張廉六品為五其和... 皇土... 命張廉六品為五其和... 皇土...

(B)  
732.55  
4724  
[v.14]  
no.90  
0194368

昭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印刷  
昭和六年四月一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臺東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4]

no.90